

斯 格 恩
林 大 斯

思 克 馬
寧 列

論婦女解放



編會員委備籌會合聯女婦主民國全華中

行發店書華新

新華書店發行

3

基本定價 2.70

出版編號 0083

馬恩列斯論婦女解放

編者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
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三月北京初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北京三版

20,001—40,000

編輯「婦運叢書」前言

在八年抗日戰爭和兩年半人民解放戰爭中，解放區廣大勞動婦女羣衆，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熱烈地支援戰爭，積極地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努力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在各個戰線上均創造了輝煌的成績，成爲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而婦女羣衆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之下，獲得了男女平等的權利，在社會上在家庭裏，其地位逐漸提高，開始走上了完全解放的道路。

與此相配合，在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女工、農婦、女學生以及各階層被壓迫的婦女羣衆，不斷地參加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鬪爭，成爲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的重要部份。

當茲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際，本會爲便於讀者瞭解和研究各地婦女運動，特編印「婦運叢書」十冊，其中第一本是「中國解放區婦女運動文獻」，介紹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及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指導解放區婦女運動的方針政策。其次是「中國解放區農村

目錄：

- 論家族形態之發展（節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二章）恩格斯（一）
- 論私有財產制的發生與婦女地位的變化（節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九章）……恩格斯（三）
- 論戀愛與社會制度的發展（節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二章）……恩格斯（四）
- 論資產階級的家庭（節錄『共產黨宣言』第二節）……馬克思
恩格斯（五）
- 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列甯（六）
- 國際勞動婦女節……列甯（六）
- 婦女怎樣才能從家庭瑣務之下真正解放出來（節錄一九一九年『偉大的開端』一文）……列甯（七）
- 集體農莊對婦女解放之作用與意義（節錄『在全蘇集體農莊突

論家族形態之發展

恩格斯

——節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二章——

照摩爾根的意見，從雜亂的性的關係底這種原始狀態中，很早就發展以下幾種家族形態：

一、血緣家族(The Consanguine Family) 這是家族底第一階段。在這裏，

結婚集團是按輩而區分的：在家族的範圍內，所有祖父、祖母都是互爲夫妻；他們的子女，即父母，也是如此；同樣，後者底子女，構成共同夫妻的第三個範圍。這批人的子女，即第一輩底曾孫們，又構成第四個範圍。這樣，在這一家族形態中，祇有祖先與子孫、雙親與子女之間，才排斥相互的夫婦的權利與義務（用現代的文字說）。兄弟與姊妹——同胞兄弟與姊妹、從兄弟與姊妹，再從兄弟與姊妹等，都是互爲兄弟與姊妹，正因此之故，也互爲夫妻。兄弟姊妹底血族

關係，在家庭底這一階段上，當然包含着相互的性的關係在內。（註）這類家族底典型例子，則爲配偶底子孫，此種子孫每一代都是兄弟和姊妹，因之，也正是互爲夫妻。

（註）馬克思在一八八二年春季所寫的一封信中，以很嚴厲的語調，批評瓦格勒（Wagner）底 *Nibelungen* 歌詞中對於原始時代底完全的曲解。該歌詞中說道：「誰會聽到過阿哥抱着妹妹做新娘？」這種瓦格勒的『色情之神』完全以現代方法，用血族通姦底若干藥劑，使他們的『爭風』更加潑辣；馬克思給瓦格勒輩的『色情之神』答道：「在原始時代，姊妹會是妻，這是合乎道德的。」（見第四版註解）瓦格勒底一位法國友人和他的崇拜者，不同意於這個註解，謂在「冰洲遠古韻文集」中（瓦格勒即以此爲出發點），在『厄革斯德列克』中，羅岐神（Loki——戲謔之神——譯者）就指責福雷亞（Freyr）女神道：「在神的面前，你擁抱着你自己的哥哥」。由此似乎得了個結論說，兄弟和姊妹間的結婚，即在那時候，就已經被禁止了。不過，『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對古代神話信仰已經澈底擊破的那一時代底表現；這是對於神底純粹魯西亞（Lucia——古希臘諷刺作家）型的諷刺。要是羅岐當作麥菲斯托（Mephistopheles）——古時七大魔鬼之一——譯者）魔鬼在該神話裏面對福雷亞女神這樣的非難，那麼

血緣家族已經絕迹了。甚至歷史所述說的最蒙昧的民族，也沒有可以作為此種家族底例子。不過，夏威夷的親族制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家族大概是存在過的。夏威夷的親族制度，今日在全部玻里內西亞還實行着，它表現着只有在這種家族形態之下才能發生的那種血緣親族底階段；同時，家族底以後的一切發展，也使我們承認一點，因為家族底以後的全部發展是以這一家族形態——必要

這倒是反對瓦格勒的了。而且在後邊數行詩中羅岐神向諱爾特神 (Njorth) 說道：「你同你的妹妹生了（這樣的）一個兒子」。是的，諱爾特神不是亞薩 (Asa) 神，而是發那 (Vani) 神；他在「永林底傳說」中說，兄弟與姊妹間的結婚，在發那國雖是很通行，但在亞薩族並不如此。這可以作為發那是比亞薩還要更古之神之徵候。但無論如何，諱爾特神是生活在亞薩神中間，即生活在與他類似的神中間，因此，「厄革斯德列克」書是一種證據，證明在挪威關於諸神傳說發生底時代，兄弟和姊妹間的結婚，至少在諸神之間，尚未引起絲毫的憤怒。要是為辯護瓦格勒起見，與其引用「冰洲遠古韻文集」，倒不如引用哥德來得好。哥德在神與舞妓的敘事詩中，關於宗教上婦人委身寺院的義務，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過於把這種風俗習慣比作現代的賣淫了。

的頭一階段——底存在爲前提的。

二、『普那路亞』家族(Punaluan Family)——要是家族組織上底頭一個進步，是在於除去親子相互的性的關係，那末，第二個進步便在於除去姊妹和兄弟的性的關係。這一進步，由於參加者底年齡的更加相等，比第一個進步要重要得多，但也困難得多。這一進步是逐漸實現的，大概先由性的關係中除去同胞兄弟和姊妹(即母方的)開始的，起初是在個別場合之下，以後漸成爲慣例(在夏威夷諸島上，在十九世紀尙有例外)。終於到了甚至禁止傍系間的結婚，用現代的稱謂說，即禁止同胞兄弟姊妹底子女、孫子、及曾孫間的結婚。照摩爾根說，這一進步可以作爲『自然淘汰原則是在怎樣發生作用底最好例解』。凡用這個進步辦法限制血緣相姦的部落，其發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間的結婚當作慣例且爲習慣所要求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進步底影響會怎樣地強大，可由氏族底設立來作證明；氏族會是由這一進步底直接的結果，而且遠遠地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構成地球上縱非全部也是多數野蠻民族底社會秩序底基礎，而且在希臘及羅馬，我們曾由氏族直接進入文明時代。

每個原始家族，至遲經過數代之後一定都要分裂的。原始共產的共同經濟，

在野蠻底中級階段上還毫無例外地盛行很久，此種共同經濟確定了家族集團底最大限度的規模，此種規模雖視條件而變更，但是對於每一特定地方總是多少限定了的。不過到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間不許有性的關係的觀念一經發生，這一定要影響於人們在一起生活和共同謀生的舊村社底分裂與新村社底成立（這種村社不一定要與家族集團相一致的），好多姊妹或者數個這種姊妹集團便成爲一村社底核心，而她們的同胞兄弟則成爲別一村社底核心。經過這樣或類似的途徑，便由血緣家族而發生了摩爾根名爲『普那路亞』的家族。按照夏威夷的習慣，若干數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統較遠的（從姊妹，再從姊妹等）——曾爲她們共同丈夫底共同之妻，而這些共同丈夫之中，她們的兄弟是除外的。此等男子們彼此已不互稱爲兄弟，他們已經不須同爲兄弟了，而是『普那路亞』（Punalua），即親近的伴侶，所謂伴侶底一員了。同樣，許多兄弟——同胞的或遠房的——則跟若干數目的女性（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構成共同的結婚，而且此等女性也互稱爲『普那路亞』。這是家族機構底古典的方式；此種機構以後雖有不少的改變，但它的主要特徵仍是一定的家族範圍內相互的共夫與共妻，不過在這個家族範圍以內是把妻底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後更及於遠房的）乃至把夫底姊妹除外罷了。

我們看到，這個家族形態十二分精確地複製了表現於美洲制度的親族等級，我的母親底姊妹底子女，還是她的子女。同樣我的父親底兄弟底子女也還是他的子女，他們全體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是我的母親底兄弟底子女，現在都是她的姪子和姪女，我的父親底姊妹底子女，都是他們的姪子和姪女，而他們全體都是我的從兄弟與從姊妹了。事實上，當我的母親底姊妹底丈夫還是她的丈夫，同樣，我的父親底兄弟底妻還是他的妻的時候——即使在事實上不一定永遠如此，而在法律上總是如此——社會對於同胞兄弟姊妹間性的關係底非難，曾使兄弟姊妹底子女（向來毫無差別地被承認爲兄弟姊妹）劃分爲兩類：一方相互之間依舊仍爲兄弟姊妹（遠房的），他方——或爲兄弟底子女或爲姊妹底子女——已經不得再爲兄弟姊妹，不復再有共同的父母了——無論是共同之父，或是共同之母，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在這裏，首次發生了姪子和姪女、從兄弟和從姊妹序列底必要，這種序列在從前的家族制度之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美洲的親族制度，在以某種一夫一妻制爲基礎的任何家族形態之下，是一種純粹的荒謬絕倫之事，現在它在『普那路亞』家族中，連極小的微細，都獲得了合理的解釋與自然的根據。至少，『普那路亞』家族或類似於此的形態，也有美洲親族制度同樣流行的

程度。

倘若虔誠的教士，好像對於在美洲的西班牙僧侶底可貴的記憶一樣，能够在類似的反基督教的關係中觀察出一種比簡單的『侵辱』更大的東西，那麼關於這一家族形態（其真實的存在夏威夷羣島上業已證明），大概我們從全部玻里內西亞便可得到信息。（註）凱撒告訴我們，說當時處在野蠻中期的布立特人，『每十人或十二人共有一妻，而且多是兄弟和兄弟及親和子』。這最好用他們羣婚底存在來說明。野蠻時期底母親，不常有十個至十二個足夠成年的兒子，這些成年兒子也許可以有共同的妻，但是在美洲親族制度（它是跟『普那路亞』家族相適應的）之下，却常有好多兄弟，因為每個男子底一切從兄弟及較遠的兄弟都是他的兄弟。所謂『親和子』，或許是凱撒弄錯了；是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父與子

（註）據巴苛芬的意見，雜亂的性的關係，是他發見的，他把這種性的關係叫做“*Samfzom*”

Samfzom”，這種雜亂的性的關係底遺跡，可歸於羣婚，今已確信無疑。『要是巴苛芬

認為這種『普那路亞』婚姻是『非法的』，那麼那一時代底人類也許要承認今日父系或母系方面的近親與遠親間的結婚多數爲血族通姦，正如血族的兄弟與姊妹間的結

婚一樣。』（馬克思）

或母與女處在同一婚姻集團內底可能性，並不絕對排除，但是惟是如此，父與女或母與子處在同一婚姻集團內却是不得有的。同樣，這種或類似它的羣婚形態很容易說明希羅多德（Herodotus）及其他古代著作家關於蒙昧及野蠻民族共妻的敘述。這對於瓦特遜及卡耶（見「印度底居民」一書）關於奧士地方（Arctia）（在恆河之北）底庫爾人（Kurians）的報告，亦是如此，爾氏說道：「他們在大村社之內，差不多毫無差別地過着共同生活（即在性的關係上），要是他們之間有二人被視為夫妻，那末這個婚姻聯繫乃不過是名義上的」。

氏族制度，在大多數場合之下，似乎是從「普那路亞」家族中發生的，澳大利亞人的階級制度（澳大利亞人是有氏族的），也可以成為氏族底出發點，但澳大利亞人還沒有「普那路亞」家族，而祇有一個更粗野的羣婚形態而已。

在一切集團的家族形態之下，誰是孩子底父親是不能確定的，但誰是他的母親却是知道的。即使母親把共同家族底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而且對於他們都担負母親的義務，但她在其餘一切孩子中間仍能知道她自己的親生的子女。由此可知，要是存在着羣婚，那只有從母親方面來確定血統。因之，祇有承認母系了。在事實上，一切蒙昧民族及處在野蠻下期的一切民族，確是這種情形。巴荷

芬底第二個大功績，就在於他首先發見了這一點。他把這種專由母系方面承認血統及隨着時代進展而由此發展起來的承繼關係叫做母權；爲了簡便起見我仍保存下這一名稱；不過它是不成功的，因爲在社會發展底這一階段上，還談不到法律意味的權利的。

如果我們現在從『普那路亞』家族中取其兩大集團之一，即姊妹（同胞的及親族關係程度較遠的，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第二或更遠的後代）集團連她們的子女以及她們的兄弟（即母方同胞的及親族關係程度較遠的，照我們的推測，他們並不是她們的夫），在一起作爲標本，那麼擺在我們面前的，正是後來構成原始形態的氏族的一羣人。她們全體共有一個共同的始祖母；因其同出生於一始祖母，故每一後代底女性子孫都是姊妹。但此等姊妹底夫，已經不能是她們的兄弟，因而也不能是由這個始祖母所生出者，從而也不屬於這個血緣集團——輓近的氏族了；然而她們的子女却屬於這個集團，因爲祇有唯一確實的母系方面的血統才演有決定的作用。只有對一切兄弟與姊妹間、甚至母方底最遠的傍系親族間的性的關係底禁止一經確定，上述的集團才轉化爲氏族了。換言之，即組成一個堅固確定的女系血族範圍，這些女系血族是不能通婚的，從這時起，這個氏

族便漸漸地被其他共同的社會的和宗教的制度強固起來，而跟同一部落內底其他氏族有所區別了。關於這一點，容後再為詳說。

不過我們既然看到氏族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從『普那路亞』家族自然而然地發達起來的一種東西，那麼我們就應當承認在過去一切凡能發現氏族制度的民族，即差不多一切野蠻的及文化的民族，都有過這種家族形態底存在，這差不多是毫無疑義的了。（中略）

二、對偶家族 (Pairing Family) 對偶婚底若干類似，在多少長久的一個時期，在羣婚上或者還在它以前，即已經有了。一個男性在許多妻中間，有一個正妻（還不能稱她為愛妻），而他對於她也是在許多夫中間的一個主夫。這一情形大大地惑亂了教士們，他們有的把羣婚視為一種雜亂的共妻，有的視為一種對夫婦貞操底任意破壞。不過，這一基於習慣的對偶結合，因氏族底愈趨發達，及因不許互通婚的『兄弟』階級及『姊妹』階級人數底愈益加多，一定要逐漸鞏固起來的。那由氏族所給與的對禁止血族間結婚底刺激，更加向前發展了。比方，我們看到，在易洛魁人及其他處在野蠻最低階段上的多數印第安人中間，凡他們親族制度內一切有血緣者之間是禁止結婚的，其種數且多至數百。在這種婚姻禁

例日益增加的混亂情形之下，羣婚便逐漸成爲不可能的了，它們爲對偶家族所排擠了。在這一階段上，一個男性與一個妻生活着；不過，一夫多妻制和偶然的通姦，則成爲男性底權利，雖然，由於經濟的原因，一夫多妻制是很少有的；同時，當同居期間，大抵要求女性須嚴守貞操，要是有了通姦的事情，便要殘酷地處罰她們的。可是，婚姻的關係，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像以前一樣，子女祇是屬於母親的。

在這種對血緣者間通婚底日益禁止方面，天然淘汰也繼續在發生着效力。如摩爾根所說，『未構成一個血緣關係的各氏族成員間之婚姻，產生了在肉體上及精神上更強健的人種；兩種進步的部落混合以後，下一代底頭蓋與腦髓使自然而然地擴大起來，直到他們聯合了兩個部落底能力爲止。』這樣，實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一定要戰勝落後的部落，或者要引起他們來做效自己。

這樣看來，在原始時代，家族底發展，就在於通婚範圍底逐漸縮小，這個範圍最初包括着全部落，在其內部實行兩性間的婚姻共有。由於一貫的排斥親族通婚——初爲近緣者、次爲遠緣者、最後以至姻戚者、一切種類的羣婚，歸根結底，在事實上，便成爲不可能的事，結果，只剩下了一種還不大牢固結合的婚姻

對偶，只剩下了那一解體就無所謂婚姻的原子。從這一點上已經可以看出，近代所謂個人的性愛與一夫一妻制度發生是如何地很少關係了。尙處在這一階段上的各民族底實踐，更證明了這一點。在以前的家族形態之下，男性從不苦於女性之不足，反之，女性甯是太足够了；但如今女性却稀少起來，而不得不去尋求她們了。所以，自對偶婚發生底時候起，便出現了劫奪及購買女性的事情，這遂作了當時所發生的深刻轉變底廣泛流行的徵兆——不過只是徵兆而已；——但是一知半解的蘇格蘭人麥克·林南竟根據這些只屬於求妻方法以內的徵兆，虛構了幾種特殊的家族——『掠奪婚姻』與『賣買婚姻』，在其他場合之下，美洲印第安人及其他部落（在同一發展階段上的）底婚約，並不是當事人本人來作的——往往是不問他們的——而是由他們的母親來主持的。這樣，往往兩個彼此全不相識的人，被訂了婚約，僅到婚期逼近時，才告訴他們訂婚之事。在婚禮之前，新郎送禮物給新娘底親族（即新娘的母方親族，不是她的父親和他的親族），這種禮物算是讓渡女兒的贖金。依夫婦之中每一方的志願，婚姻可以解除。但是在許多部落中間，例如易洛魁人，輿論逐漸表示反對這種離異，當夫婦之間發生反目時，雙方底同族，便出而作調解者，只有在調解不成功時，才實行離婚。在這種情形

之下，子女歸妻撫養，以後雙方均可重新結婚。

這種對偶家族，本身還很微弱、還很不牢固，不能引起自身的家庭經濟底要求或單是樹立家庭生活底願望，故決沒有取消從最初一時期所傳下來的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不過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還表示着女性在一家內底支配，因為只能認知親母而不能確認親父的情形。還表示着對女性即母底尊崇。說似乎社會發展初期女性會為男性奴婢的意見，乃是我們從十八世紀啓蒙時代所繼承下來的最荒謬的觀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及處在野蠻最低階段、中級階段乃至部分地最高階段的一切野蠻部落中間，女性不僅享有自由，而且居於大受尊敬的地位。這一地位在對偶婚之下尚屬何種情形，可由在塞奈卡部落底易洛魁人間傳道多年的教士奧沙·來特(Aulhur Wright)來作證明。他說道：『講到他們的家族，那當他們還住在老式長屋(數個家族底共產主義的經濟)中的時候，……那裏總是一個氏族(Olan)佔着支配地位，從而女性是從別個氏族中擇取她們的丈夫的。……普通是女性方面支配一家，貯藏品為大家所共有；但是那過於怠惰或過於笨拙而不能給公共貯藏品中加添自己一份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就要大吃苦頭了。不管他家裏的子女有多少或屬於他的財產有多少，他須隨時聽候命令，收拾行李，準備

滾蛋。甚至他不敢有任何反抗的企圖；家對他已經變成了地獄，除了回到自己的本氏族，或在別個氏族內重新結婚（在多數場合之下，便是如此）以外，他再也沒有別的出路了。女性在氏族（Clan）裏面，乃至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個大力量。有時，她們可以更換一個會長，把他降為普通的平民。」

在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的下，大部分或全體女性是屬於同一氏族，而男性則屬於各種不同的氏族。此種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實為在原始時代普遍通行的女性支配底真實基礎。這一女性支配底發見，乃是巴苛芬底第三個功績。為補充起見，我還要指出：遊歷者及教士們關於矇昧民族及野蠻民族女性都担負過渡工作的報告，與上面所說的一點也不衝突。兩性間的分工，並不是由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而是由全然不同的原因所使然的。凡使女性操作要比我們所想像者更多的民族，對於女性的真正尊敬，實比我們歐羅巴人來得厲害。在文明時代，人們雖對太太小姐們予以外表的尊敬，使她們跟一切實際的勞動隔離，但是文明時代底太太小姐們比起辛苦勞動的野蠻時代的女性來，實處於無限低下的社會地位中；後者在本民族中被視為真正的貴婦人（*Frowa. Lady, Mistress*），而就她們地位底性質說來，也確是如此。

對偶家族發生於矇昧與野蠻之間的境界上，大半是在矇昧底最高階段上，在個別場合之下只是在野蠻底最低階段上。這是野蠻時代所特有的家族形態，正如羣婚之於蒙昧時代，一夫一妻制之於文明時代一樣。要使對偶家族進一步發展而成爲牢固的一夫一妻制，除了上述諸種原因以外，還需要別的原因。在對偶家族中集團已經減縮到它的最後的單位，它的由兩個原子而成的分子，即一個男性與一個女性。自然淘汰，經過繼續推行的婚姻限制辦法，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這一方面，它再也沒有待做的事了。因之，要是不要新的社會動力開始起作用的話，那便沒有從對偶婚中藉以再發生新的家族形態之原因了。但是這種動力畢竟出現了，尙且起作用了。

我們現在丟開美洲這個對偶家族底古典的根據地吧。說在美洲會發展了較高的家族形態，在發見及征服以前，這裏會存在過什麼牢固的一夫一妻制，令人可以得出這樣結論的徵兆是沒有的。在舊世界上，則是另一回事。

在舊世界上，家畜底馴養與畜羣底繁殖，曾創造了那以前所未有的財富源泉，並產生了全新的社會關係。直到野蠻時代底最低階段，經常的財富差不多只是住屋、衣服、粗糙的裝飾品以及獲得和調理食物底工具，最簡單的獨木舟、武

器、家具而已。食物要天天重新獲得的。現在日益發展的遊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條河和恆河流域以及那時比今日更富於水利的亞姆河及錫爾河流域草原的雅利安人 (Aryans)，住在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流域的塞姆人 (Semites)——已經有了馬，駱駝、驢、牛、羊、山羊及豬等畜羣，這種財產，祇須加以看管和最原始的照顧，就可以大量大量地繁殖起來，而供給最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獲得食物的方法，如今都不重要了。從前會成爲必需的打獵，如今成爲一種奢侈品了。

但是這新的財富歸誰所有呢？無疑地，最初是屬於氏族所有的。然畜羣的私有財產一定早已發展起來了。所謂摩西頭一本書底著者眼中的亞伯拉罕 (Father Abraham) 族長成爲他的畜羣佔有者，究竟是由於他一大家族會長的本人的權利，還是由於他的事實上世襲的一氏族之長的地位，那很難說的。毫不容置疑的，只是我們不應當把他想像爲現代所謂的私有產者。更有一點，即在成文歷史底最初，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家之長單獨握有的畜羣，正和野蠻時代底工藝製造品，如金屬器、奢侈品乃至人畜——奴隸一樣，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因爲這時奴隸制度也已經發明了。在野蠻底最低階段上，奴隸是無用的。所

以，美洲印第安人處置戰敗的敵人底方法，與在較高的階段上處置戰敗的敵人底方法，全然不同。他們殺死男子或者當作兄弟收入勝利者的部落以內；他們把婦女作爲妻，或者換一句話說，跟她們的殘存的女子在一起把她們收容在本部落底成員數目以內。在這個階段上，人類底勞動力還不能產生超出維持它的費用底顯著的餘額，隨着牧畜業、冶金術、紡織、乃至耕地方法底採用，形勢也就變化了。正如以前容易到手的妻，現在成了一種交換價值和購買對象一樣，勞動力也是如此，特別是在畜羣完全成爲家族底所有物以後。家族的增長，並不像牲畜那樣的迅速，現在照料畜羣，須要有更多的人；爲了這一目的，便可利用俘虜的敵人了，何況此種敵人像家畜那樣，可以增殖呢。

這種財富底變爲個別家族底私有及其迅速的增加，就給了以對偶婚及母權制爲基礎的社會以強烈的打擊。對偶婚給家族添加了一種新的原素。與親生的母並存的，它又確立了一個確實的親生的父，而且這個親生的父，也許甚至比別的比現代的『父』來得更確實些。依照那時所存在的家族內的分業，丈夫底責任是獲得食物及爲了這所必要的勞動工具，因之，他也得了勞動工具底私有權；在離婚場合之下，他就攜去了這些勞動工具，而將妻的家具留給她。所以，由於當時社

會底習慣，丈夫也是新的食物來源——家畜乃至後來新的勞動工具——奴隸底所有者。但照同一社會底習慣，他的子女却不能繼承他的財產，因為關於繼承一事，則有如下的情形：

根據母權制，因之，即到血統單照母系計算的時期為止，並依照最初的繼承辦法，氏族底一成員死掉以後是由他的同族人繼承的。財產必須留在氏族以內。因為構成財產的物品數量並不多，所以在實踐上，它大概總是落在最親近的同族人的手裏了，因之，亦即落在母方的血緣者的手裏了。但是死亡的男子底子女，並不屬於他的氏族，而是屬於他們的母親底氏族；他們最初是跟母親的其餘的血緣者同繼承母親，到後來有可能是最先繼承母親了；不過，他們是不能繼承自己的父親的，因為他們不屬於父的氏族所有，父的財產仍須留在他自己的氏族以內的。這樣，在畜羣底所有者死亡以後，他的畜羣，首先應歸於他的兄弟姊妹及他的姊妹底子女、或者他的母親底姊妹底子孫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沒有繼承權的了。

這樣，隨着財富底增加，她們一方面給了丈夫在家族中比妻更有權勢的地位；別一方面，她們又產生了利用這個強固地位，爲了他的子女的利益，以改變

普通的繼承辦法的慾望。不過，當血統按母權制確定的時候，這是不能成功的。因此非先把母權制廢止不可，而它也畢竟廢止了。這並不像我們今日所想像的那樣困難。因為這一革命，雖爲人類所經歷過的最急進的革命之一，但並不須傷害到氏族中的任何一個活着的成員。它的全體成員，仍能與以前一樣。只要有一個簡單的決定，說從今以後，氏族底男性成員底子女應留在本氏族以內，而婦女底子女應該除外而轉屬於他們的父親底氏族以內，就行了。這樣以來，遂廢止了按照女系確定血統及依母權制繼承的辦法，而採取了血統底按男系確定及按父親的繼承權。至於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間是怎樣和在何時發生的，我們是毫無所知的，它是完全屬於先史時代的。不過這一革命曾經是有過的，這由巴苛芬所搜集的母權制底許多殘餘，可作充分地證明：它之會如何容易完成，可從許多印第安部落中看出來，在那裏，半由於財富日益增長與生活樣式改變（從森林移住草原）底影響，半由於文明及傳教士底道德的感化，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發生，或者尚在進行着。密蘇里（Missouri）流域八個部落中，有六個是按父系確定血統及繼承權的，祇有兩個還是依照女系的。在紹泥人（Shawnees）、邁安祕人（Miami）、及德拉瓦人（Delaware）諸部落中，已有一種習慣，將子女用父的氏

族底氏族名字之一給小孩取名字，用這種方法把他們編入在父的氏族以內，以便使他們繼承自己的父親。『人類的天賦的決疑法是更改名稱，以改變事物，並找出一個間隙，以便在傳統底範圍以內打破傳統，其時直接的利益便對於這作了充分的鼓舞。』（馬克思語）因此之故，而發生了無可希望的混淆，這種混淆本是可以剷除的，而且事實上有一部分已因向父權制的過渡而剷除了。『大體說來，這一轉變是自然而然的。』（馬克思）至於比較法學專家關於這一轉變如何在舊世界底各文化民族中間曾經是如何完成的一點可以告訴我們的——當然差不多祇是一種假說而已——可參閱科瓦勒夫斯基的「家族及財產之起源與發展概論」（M. Kovalevsky, *Faible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propriété*, Stockholm, 1890.）一書。

母權制底顛覆，乃是女性底全世界歷史的失敗。丈夫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權，而婦女失掉了她的榮譽的地位，變為僕役、丈夫淫慾的奴婢、及生兒育女底簡單的工具了。婦女底這種卑下地位，如在英雄時代——尤其古典時代底希臘人中間所特別暴露的一樣，逐漸被偽善地粉飾起來，有的地方披以更緩和的形態，但是並沒有剷除的。

如此確立的男性獨裁制底第一個結果，便表現於現在發生的家長制家族 (Patriarchal Family) 底中間形態。這一形態，主要地並不是表示一夫多妻制 (關於這一點後邊再講)，而是表示把『若干數目的自由人及非自由人組織起來而成爲一個父權的家長權力的家族。在塞姆人中，這個一家之長是過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和子，而整個組織底目的是在於在一定地域範圍以內照管畜羣。』其特質是非自由人底包括在家族以內和父權；所以，這種家族形態底完善的型式則是羅馬的家族。家族 (Familia) 這一詞，起初並不是表示現代庸人俗子底那由感傷性 (Sentimentality) 與家庭不睦所組成的理想，它在羅馬人中間，當初甚至對夫妻及其女子都不相關，祇是應用於奴隸罷了。Famulus 是家庭奴隸的意思，Familia 則是屬於一個人所有的全體奴隸。在給雅斯 (Gaius) 時代，『家族是一種世襲遺產』 (Familia id est patrimonium)，還是照遺囑傳授的。這一用語係由羅馬人所發明，用以表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此種組織底首長，則爲妻、子、及若干奴隸底支配者，由於羅馬人的有着父親的權力，他對他們操生殺之權。『這樣，這一用語並不比拉丁部落底穿着鐵甲的家族制度來得早，此種家族制度是在採用耕地辦法及奴隸制度合法化與夫雅利安人的意大利人

跟希臘人分離之後發生的。』馬克思對這一點補充道：『現代的家族，在萌芽時，不惟包含着奴隸制 (Serfdom)，而且也包含着農奴制，因為從最初起，它就是對農業的服役有關係的。它在縮影中便包含了一切的對立，這些對立以後在社會及由社會所發生的國家中廣泛地發展起來。』

這種家族形態，表示從對偶婚底轉到一夫一妻制。爲了保證妻底貞操，以及子女來自一定的父親底血統，妻便落在丈夫底絕對的權力之下了；要他打死了她，那不過是他行使他的權力罷了。(中略)

在說到因母權制底顛覆而急速發展起來的一夫一妻制之前，我們再就一夫多妻制與一妻多夫制說幾句話。這兩種婚姻形態，除牠們在某一地域內相互並行(這顯然是不常見的)的場合以外，只能算是例外，即所謂歷史的奢侈品而已。因爲，由一夫多妻制所排除的男子，既不能向因一妻多夫制而成爲多餘的婦女求得安慰，而且男女底數目，與社會的制度無關，在以前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論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的婚姻形態都是不能成爲公認的形態。事實上，一夫多妻制顯然是奴隸制度底結果，而且只有爲佔有特殊地位的個別人物所能辦到。在塞姆人的家長制家族中，只有家長本人過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至多也不

過他的兒子當中的若干人，其餘諸人都是以一妻爲滿足了。在整個東方，卽在今日，也是如此；一夫多妻制乃是富者及顯宦底特權，妻妾主要用購買奴婢的方法以獲得的；大部分民衆則是過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印度及西藏的一妻多夫制，也同樣是個例外；它之由羣婚而來的不無興味的起源，尙需要加以更詳密的研究。然在實踐上，一妻多夫制似乎比回教徒底富於嫉妒的後房制度（Harem）要來得更容忍些。比如在印度的奈爾人（Nair）中間，至少每三四個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個妻，但是他們每人除此以外，還可以和別的二三個男子共有第二個妻，乃至第三個第四個妻，……奇怪的是，麥克·林南在敘述這種婚姻俱樂部（其人員同時可以加入幾個俱樂部），竟未發見『同樂婚姻』（Club marriage）這個新的範疇。不過這個婚姻俱樂部底習慣，決不是真正的一妻多夫制；却正相反，像吉羅·條隆所指出的，這只是羣婚底一種特殊的形態罷了；卽男子過着一夫多妻制生活，女子過着一妻多夫制生活。

四、一夫一妻制的家族（The Monogamous Family）——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蠻中期與上期的交界上由對偶家族發生的；它的最後的勝利乃是文明開始底標識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底支配權之上，這種支配權的明確表現底目的便是在

生育無可置疑的父系的子女。這種血統底不可爭辨性是必要的，因為子女以直接繼承者底資格，將來定要繼承他們的父親底財產的。一夫一妻制家族與對偶家族差異的地方，就在於婚姻的約束更來得堅固持久，此種關係已不能由某方任意解除了。這時通例已是只有男子可以解除婚約，離棄他的妻。男子的通姦權，這時至少已爲習慣所保證（「拿破崙法典」曾確定地給丈夫以這種權利，祇要他不帶情人到家中來），而且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這種權利也愈行得廣；如果妻記起了從前的性的實踐而想恢復牠時，那末她就要受到前所未曾有過的嚴酷的刑罰。（中略）

我們從古代最開化最發達的各民族探討起來，一夫一妻制的起源，便是如此。這決不是個人性愛底結果，並且是與它全無關係的，因婚姻依然還是以前權衡利害的婚姻。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條件爲基礎，而是以經濟條件爲基礎，即以私有財產戰勝原始的自然生長的共有財產底勝利爲基礎。頭一個家族形態，丈夫在家中的支配權與子女底生育（子女只能出於他且須繼承他的財產）——這便是爲希臘人所公開承認的個人婚姻底惟一目的。一般說來，個別婚姻，對於希臘人，乃是一種負擔，是一種不可不履行的對神、對國家、及對自己祖先的義務。

在雅典，法律規定，男性不僅要結婚，而且要履行所謂夫婦義務底一定的最少限度。

這樣看來，個體婚姻，在歷史上決不是爲和解男女而出現的，更不是當作最高的婚姻形態而出現的。反之，它表示一性底被別一性所奴役，表示以前的全部歷史上所未知的兩性相互仇視底宣佈。在馬克思和我於一八四六年（註）所合寫的一篇舊的未刊的底稿中，我發見了如下的一句話：『最初的分業是爲生產子女的男子之間的分業。』現在我可以附加幾句：頭一個在歷史上出現的階級底對立，是與個體婚姻中夫妻間的對抗底發展相一致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與男性對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個體婚姻乃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的進步，但同時與奴隸制及私有財產制並存，它却開闢了那一直繼續到今日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任何進步都同時表示相對的退步，都表示一些人的幸福與發展是用別一部人的苦痛與抑壓底代價以購得的。它是文明社會底細胞，我們根據這種細胞，便可以研究文明社會內部正是完全展開的對立與矛盾底性質了。

性的關係底古時的相對的自由，並未因對偶婚或個體婚底勝利而歸於消滅。

（註）係指『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而言，見『馬恩文集』第四卷——編者。

『由於普那路亞集團底逐漸消滅而日益縮小範圍的古婚姻制度，仍作了家族在其
中發展起來的環境，而且阻止了它的發展直到文明底發生為止，……它到最後
終於以雜婚制底新形態而消滅了，而這種新的形態在文明期還追蹤着人們，恰如
置在家族上面的暗影。』（摩爾根「古代社會」，五〇四頁）

摩爾根所謂雜婚制，係指丈夫在個體婚姻以外與未嫁的婦女發生非婚性的關
係而言，這種性的關係，人人都知道，在整個文明期內，曾以種種形態而繁榮起
來，而且逐漸變為公開的賣淫。這種雜婚制是直接起源於羣婚，起源於婦女為
購得貞操權利而作的贖身犧牲。為金錢而獻身，最初本是一種宗教的行爲；這
種行爲是在愛神殿中舉行的，所得的錢起初歸於神殿的財庫中。阿美尼亞（Arme-
nia）的阿那的司神（Anaitis），科林斯（Corinth）的阿富羅底神（Aphrodite）底
婢女（Hierodulae），以及印度神殿中的神聖舞女，即所謂 *bairaderes*（由葡萄牙
語的舞女 *'bailadera'* 一詞所引出的），都是最初的娼妓。獻身給男性本來為每
個婦女底義務，以後則專由此等巫女代表其他婦女來實行。在其他各民族中，雜
婚制是起源於允許少女在結婚前有性的自由，——因之，也是羣婚底遺風，不過
此種遺風是由他途以傳於今日而已。隨着財產不平等底出現，即在野蠻底最高階

級上，有的地方，除奴隸勞動外，並出現了僱傭勞動，同時當作它的必然的連帶物，也出現了與強制獻身的女奴隸並存的、自由婦女底職業賣淫。這樣，羣婚所遺給文明的遺產，正如文明所產生的一切一樣，是二重的，是曖昧的，是分裂而爲二的，是矛盾的；卽一面是一夫一妻制，他面則是雜婚制而伴以它的極端形態——賣淫。雜婚制與任何其他制度一樣，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它保證了古代性的自由底繼續存在以利於男性。在事實上，不但被容認而且特別爲支配階級所自由奉行的雜婚制，只是在口頭上予以非難罷了。而這種非難，在事實上，也決不是爲了反對熱中於此的男性，而只是爲了反對婦女而已；輕視她們，把她們從社會中驅逐出去，爲的用這種方法，重行宣佈男子對女子底絕對支配乃是社會底基本法則。

不過，第二種對立，也隨之而在一夫一妻制本身中發展起來。與以雜婚制取樂的丈夫並立的還有一個被遺棄的妻。正如吃了半個蘋果之後不能再保存整個的蘋果一樣，有了矛盾底一面，就非有其他一面不可了。但是就外表看來，當沒有理解男子以前，男子底意見，似乎並非如此。隨着個體婚姻而出現了兩種不變的、爲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殊的社会典型：妻底常住的情人與姦婦之夫。男子雖獲

得了對婦女底勝利，但是榮冠還是由敗者泰然承受了。除個體婚與離婚制之外，雖被禁止、嚴罰、但終不能剷除的，通姦却成爲不可消除的社會現象了。——兒子出於合法父親底確實性，像從前一樣，至多只能靠道德的信念而已。爲了解決不可解決的矛盾，拿破崙法典特在第二二二條中規定：『*l'enfant conç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ere le mari*；——』凡在結婚期間懷胎的子女，其父爲夫』。個體婚三千年來存在底終極結果，便是如此。（中略）

在今日的資產階級中間結婚有一種方式。在天主教諸國，父母依然爲年幼的資產階級的兒子選擇適當的妻，自然，其結果便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底更充分的發展：在丈夫方面爲離婚制底盛行，在妻方面則爲通姦底盛行。要知道，天主教會唯有在信服對付通姦如同對付死一樣，是沒有任何藥品的一點以後，才廢止離婚的。反之，在新教諸國，通例，資產階級出身底青年人被允許有從本階級擇妻的若干自由，因此，某種程度的戀愛，可以成爲結婚底理由，而且在新教爲善底精神上，爲體面計，這經常是當作前提的。在這裏，丈夫對於離婚的奉行，並不怎樣厲害，而妻的通姦也不常見，不過，在每種婚姻形態之下，人們仍舊與結婚以前一樣，而且新教諸國的公民又大都是俗物者流，所以，這種新教的

一夫一妻制，即使拿最好的例子來看，平均起來，也不過走上那號稱家庭幸福的極端枯燥的夫婦同居罷了。小說便可作爲這兩種婚姻方式底最好的鏡子；法蘭西的小說可作爲天主教的結婚底鏡子；日耳曼的小說可作爲新教的結婚底鏡子。在這兩種場合之下，『他所得的是』：在日耳曼小說中是青年得少女；在法蘭西小說中是夫得通姦之妻。而且他們之中以誰的地位爲更壞，不是常常都可以明白清楚的。所以，法蘭西布爾喬（Bourgeois）之厭惡日耳曼小說底無趣，正和日耳曼俗物之厭惡法蘭西小說底『不道德』相同。可是最近，自『柏林成爲世界的都市』以來，日耳曼的小說也開始不大敢講那老早就在該地爲衆所週知的離婚與通姦了。

不過，不論在那一種場合之下，婚姻都是兩方底階級地位來決定的，所以往往便弄成了權衡利害的婚姻了。這種權衡利害的婚姻，在兩種場合之下，便往往變爲最公開的賣淫了——有時是雙方的，而以妻方面爲更普通。妻與平常娼婦不同之點，只是在於不像僱傭的女工，一度地出賣肉體，却是當作奴隸而永遠出賣的。傅立葉（Fourier）底兩句話，可應用於一切權衡利害的婚姻，他說：『如在文法上，兩個否定成爲一個肯定一樣，在婚姻倫理上，兩種賣淫則構成一種美德

了。』只有在被壓迫階級中間，從而今日在無產階級中間，性愛對於婦女才能成爲規則，事實上也確是如此，至於這種關係是否得到公認，則可不論。

不過，在這種場合之下，古典的一夫一妻制底全部基礎，也往往被廢除了。

一夫一妻制與男子底支配，正是爲了保存和繼承財產而造成的，但是在這裏，任何財產是沒有的；因之，在這裏，男子支配權存在底任何刺激也是沒有的。不唯如此，在這裏即用於此事的手段也是沒有的：保護男子支配權的民法，其存在只是爲了有產者及他們與無產者底相互關係，它是需金錢的，而因爲工人貧窮底原故，它對於工人對他的妻的關係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在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完全別一種個人的及社會的關係。此外，自大工業迫使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勞動市場及工廠，而往往把她們變爲家族底扶養者的時候起，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現以來即種下根源的對妻的虐待以外，在無產者家庭中丈夫支配權底最後遺物，便失去了任何根據了。這樣，無產者的家族，即使在最熱烈的愛情及兩方都守貞操之下，也不拘有任何種宗教的及世俗的祝福，再也不復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了。所以，一夫一妻制底永遠伴物——離婚與通姦，在這裏僅有極微小的作用；妻在事實上收回了離婚底權利，當兩方不能和好時，他們甯願分離了。要之，無產者的

婚姻，決不是在一夫一妻制這個字的歷史意義上，而是就該字底語源的意味上說來，是一夫一妻制的。

可是，我們的法律家認為是立法底進步逐漸剝奪了婦女方面可訴不平的任何理由。現代文明各國底立法，逐漸承認，第一婚姻要成爲真實的，本身須是一種兩造自願締結的條約；第二在結婚同居期間，兩造須有同一的相互權利與義務。要是這兩種要求都能澈底實現的話，那麼婦女所能願望的一切，她們就都有了。

這種純法律的論據，正與急進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在愚弄無產者時所用的相同。勞動條約似乎是由兩造自願締結的。但是當法律在紙面上承認兩造是平等時，才能把該條約認爲是自願締結的。兩方底真正的經濟地位，是跟法律沒有任何關係的——不論不同的階級地位給與一方的權力，也不論這一權力加於別一方面的壓迫，都是與法律無關的。在勞動契約有效期間，只要一方未聲明對條約正面放棄，兩造仍舊似乎是很平等的。那經濟的地位逼迫勞動者甚至不得不拋棄最後的外觀上的平等一事，也是與法律無關的。

在婚姻關係上 卽最進步的法律，只要當事兩方在形式上證明了他們的自願的結婚，也就十分滿足了。至於在現實生活進行的地方，在法律背景後面情形如

何，這種自願的同意底結果如何，關於這些，法律及法律家都可置而不問了。但是把各國底法律作一最簡單的比較，就可以告訴法律家，這種自願的結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在法律保證子女得繼承雙親財產底應得的一部分，從而，不能剝奪他們繼承權的各國——在日耳曼，在用法國法制的諸國以及其他各國——子女在結婚時須得父母底同意，在用英吉利法制的諸國，在結婚時法律並不要求要得父母底同意，在此等地方，父母在傳授自己的遺產時有着完全的自由，他們可任意剝奪子女底繼承權。很明白的，不管如此，甚至正因為如此，在英國和美國，在有財產可承繼的階級中間，結婚的自由，在事實上，並不比在法國與德國來得多。

男女對於婚姻底法律上的平等，也不見得比這好一點。男女從以前的社會關係所承受下來的法權的不平等，並不是婦女受經濟壓迫底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在包括許多對夫婦和其子女的古代的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中，將家事委託給婦女去處理，正如男子獲得食物一樣，同為社會所必需的事業。隨着家長制的家族底發生，尤其隨着一夫一妻制個體家族底發生，這種形勢就改變了。家事底處理，喪失了自己的社會性質。社會不再對它感興趣了；它成爲一種私人的服務；妻成

爲主要的婢僕，不能參與社會的生產了。祇有現代的大產業，又給婦女——只是給無產階級的婦女——開闢了一條參加社會生產的路徑。在這種情形之下，把事情弄成了這樣，即她們如果仍執行家庭中的私人服務底義務時，則她們依然不能參加社會生產，不能有什麼收入；或者如果她們願意參加社會勞動而有獨立的收入，那麼就不能盡家內的義務了。在這一關係上，不論在工廠裏邊，或在一切勞動部門內，直上至醫生及律師爲止，婦女底地位都是一樣的。現代的個體家族是建立於公然的或戴着假面具的家庭婦女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的社會則只是以個體家族爲分子所構成的一個集體 (Mass)。丈夫在今日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須得作工謀生，贍養家族，至少在有產階級中間是如此，這遂給了丈夫一種無需有任何專門的法律特權的支配地位。丈夫在家中便是有產者，妻則是無產者。不過在產業領域以內，只有在資本家階級底一切基於法律的特殊權利被廢除而兩個階級底法律上的完全平權確立以後，那落在無產階級頭上的經濟壓迫底特殊性，才很猛烈地表現出來了；一個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並不消滅兩個階級底對立；反之，它不過造成由這個對立所引起的鬭爭得以進行的地盤罷了。同樣，在現代家族中，丈夫對妻底支配權底特殊性和必要性，以及對兩方確立真正社會平等底方法，只有

在兩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時，才能充分表現出來。那時可以看出婦女底解放，乃以一切女性底重行參加社會勞動爲其頭一個先決條件，而要達到這個地步，又非使個體家族不復再是社會經濟單位不可了。

這樣，我們便有了三種主要的婚姻形態，在大體上，這三種家族形態是與人類發展底三個主要階段相適應的。羣婚是跟蒙昧時期相適應的，對偶婚是跟野蠻時期相適應的，補充以通姦與賣淫的一夫一妻制是跟文明時期相適應的。在對偶婚與一夫一妻之間，在野蠻底上期，因男子有女奴隸在手中，遂出現了一夫多妻制。

正如前邊我們的論述所證明的一樣，在各種形態底這種依次更替中所表現的進步底特徵，就在於婦女逐漸被剝奪了羣婚底性的自由，而男性則沒有被剝奪。在事實上，卽在今日，羣婚對於男性還是確實存在着。凡在婦女方面被認爲犯罪而要惹起嚴重的法律的及社會的結果的一切，對於男子反視爲榮耀，故在頂壞的場合之下，也不過當作小小的道德上的瑕點而安然容忍之。不過，傳統的雜婚制，在今日因受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底影響而愈變化，愈適應於後者，它愈變爲

露骨的賣淫，則它愈要傷風敗俗。而且它使男子道德墮落，比女子還要更厲害。賣淫只是使婦女中間的不幸者墮落，把她們做了它的犧牲品，而且她們還遠沒有到像普通所想像的那種程度。與此相反，它把人類底男性一半的品格庸俗化了。比如青年人長期作了新郎，十之八九，都進了真正的通姦學校了。

不過，現在我們正在迎接着一種社會革命，這時，那以前所存在的一夫一妻制的經濟基礎，以及它的補充物——賣淫底基礎，都不可避免地要歸於消滅了。一夫一妻制是在大量財富集中於一人之手——並且是男子之手，——底結果，及由依據繼承權而將這種財富傳給這一男子底子女，而不傳給他人底子女之必要所發生的。爲了這，則需要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因爲，這種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決不致妨礙丈夫底公開的或祕密的一夫多妻制。不過，當前的社會革命，至少把牢固的傳授的財富——生產手段——底無限大的部分轉化爲社會的財富，將這種遺產傳給何人的顧慮減少至最少限度。然而，一夫一妻制既是由經濟的原因而發生的，那麼當這種原因消滅的時候，牠是不是也要消滅呢？

可以不無理由地答道：它不僅不消滅，反之，而且只有那時要充分實現的。

隨着生產手段底轉化爲社會財產，而僱傭勞動、無產階級、以及若干婦女——在統計上是可以算得出的——爲金錢而獻身的必要，都要歸於消滅了。賣淫消滅了，一夫一妻制不是終止其存在，而對於男性最後也成爲現實了。

這樣以來，男子底地位，不論如何，大起變化了。即在婦女底地位上，在一切婦女地位上也要發生很大的轉變。隨着生產手段底轉化爲社會的財產，個體家族也不復是社會底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庭經濟變爲社會的產業。孩子底照管及其教養成爲一種社會的事情；社會對於一切兒童，無論是合法的或是私生的，都同等地加以養護。因此之故，對於『後果』底恐懼心也除去了，這種恐懼心在今日成爲一種最本質的社會因素——道德的及經濟的——它阻止少女不注意一切而委身於所愛的男子。這會不會成雜亂的性交，與夫隨之而輿論對於處女榮譽及女性羞恥底寬容之逐漸發展底充足原因呢？最後，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現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與賣淫雖爲對立物，但却是不可分離的對立，同一社會秩序底兩極嗎？同時不引起一夫一妻制底沉沒，而賣淫能不能消滅呢？

在這裏，一個新的要素，即個人的性愛，開始發生作用了，這個新的要素到一夫一妻制發展的時候只是一種萌芽而已。（中略）

現在我們再回到摩爾根吧，把他丟的太遠了。對於在文明時期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底歷史的研究，已經超過了他的著作底範圍。所以，一夫一妻制的在這一時期的命運，佔據他的工夫並不多。他把一夫一妻制底進一步的發展也看做一種進步，一種向兩性完全平等的接近，但他並不認為這一目標是已經達到了的了。不過，他說：「要是承認家族已經經過四種形態，而現在正處在第五種形態中這一事實，那麼便發生了一個問題，即這一形態在將來是否長久存在呢？答案可能只有一個：它如過去的情形一樣，一定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着社會的改變而改變。它是社會制度底產物，並將是社會文化狀態底反映。一夫一妻制的家族，從文明時期開始以來，既有顯著地改進，尤其近代，那末至少可以推測：它是能够進一步改進的，直至兩性平等為止。要是在遠的將來，一夫一妻的家族不能執行社會底要求的話，那就不能事先預言它的繼起者將是什麼了。（張仲實譯）

私有財產制的發生與婦女地位的變化

恩格斯

——節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九章——

我們已經根據希臘人羅馬人及日耳曼人底三大實例，研究了氏族制度底解體。現在我們再來將在野蠻上期已經摧毀氏族社會組織及隨着文明出現而完全除去它的一般經濟條件，加以研究，作為結語。在這裏馬克思底『資本論』也像摩爾根底『古代社會』一書那末必要的。

氏族自在蒙昧中期發生後，在其上期仍繼續發展，就我們的資料所許可的去判斷，到了野蠻底下期，它便達到了自己的全盛時代。現在我們就從發展底一階段開始吧。

在以美洲紅色人為例子的地方，我們發見了已經十足發展的氏族制度。一個部落分為好幾個氏族，最常見的是分為二個；隨着人口的增加，這種原始的氏

族，復分裂為幾個女兒氏族，最初之氏族對於這些女兒氏族已是大氏族了；部落自身分成幾個部落，在其中每個部落中，我們大半又可遇見以前的各氏族；一切聯盟——至少在個別場合之下——則結合了幾個近親部落。這種單純的組織，是跟它所由發生的社會條件完全相適應的。它無非是這種條件所造成的天然配置而已；它能够調整那在如此組織的社會內部可以發生的一切糾紛。對外的糾紛，則由戰爭來解決；這一戰爭可以部落的消滅而告終，却決不能以奴役它而告終。氏族制度的尊嚴以及它的狹隘性，就表現在這裏，沒有支配與隸屬存在的餘地。在氏族制度內部還沒有權利與義務間的任何差別；參加公共事務與否，實行血的復仇還是用權利或義務來贖的問題，對印第安人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看來，這一問題的荒謬，正和何謂吃飯、睡覺、打獵是權利還是義務，這種問題是一樣的。同樣部落和氏族底分為各種不同的階級之事實，也是不可能的。這就引導我們對這種制度底經濟基礎，不得不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極其稀薄的；僅在部落底居住地上，比較稠密些，在該居住地的周圍，首先是廣大的一圈獵地，次為中立的防衛森林，作為和其他部落的分界線。勞動分業是自然的發生的，它僅存在於兩性之間。男子外出作戰、打獵、捕魚、

獲取食料，並製備爲此事必要的工具。婦女在家中工作，預備衣服及食物——烹調、紡織，縫紉。兩性各爲自己活動領域內的主人：男子在森林中，婦女在家內。兩性各是自己製造及使用工具底所有人：男子是武器、漁獵用具底所有者；婦女是家庭器具底所有者。家庭經濟是由數個家族，往往很多家族，以共產主義的基礎來經營的。(註) 凡共同製作及使用的東西，都是公共財產：家屋，庭園、木舟。這樣，在這裏，而且也祇有在這裏，才是文明社會底法學家及經濟學家所想出的「自己辛勤得來的財產」——近代資本主義財產所倚恃的最後的欺人的法律根據。

不過，人類並不是到處都停在這個發展階段上的。在亞洲，人類發見了可以馴養及在馴服狀態中可以繁殖的動物。野生的雌水牛，是須要獵取的；但已經馴服，每年可生一頭小牛，此外并可擠乳。有些最進步的部落——雅利安人 (Aryans) 塞姆人 (Semites) 也許乃至杜蘭人 (Tulanians)——起初是以馴養家畜，而

(註)特別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班克洛夫 (Bancroft) 的著作，沙羅德后島 (Queen Charlotte Islands) 上的亥達 (Haidahs) 部落，還有住在一屋脊下包括七百人的人家。在努特卡人 (Nodkas) 中間，全部部落是住在一個屋脊之下。

以後又以繁殖家畜與照料爲他們的主要勞動部門。從其餘的野蠻人中分化出來了牧人部落最初的大規模的社會分業。牧人部落生產的，不特比其餘的野蠻人生產的爲多，而且他們又生產了別的生活資料。與其餘的野蠻人比較，他們不僅有爲數頗多的牛乳、乳製品及肉類等，並且有獸皮、羊毛、山羊毛及隨着原料底增多而日益增長的紡織物。這首先使有規則的交換有可能了。在發展的階段上，僅能舉行偶然的交換；製造武器及工具的特殊技能，已可以實行暫時的分業。舉例來說，在好多地方，已經發現了石器時代晚期的製造石器的工場底無疑的遺跡；在那種工場內發展他們技能的匠人，大概是由全社會供養的，印度氏族公社底經常的手工業者，還是這樣作的。總之，在這一發展階段上，交換只有在部落內部才能發生的，而且是一種例外的現象。反之，在這裏，自從牧人部落分化出來以後，我們看到，各部落人員間的交換或其發展和鞏固而成爲一種經常制度底一切條件都具備了。起初部落與部落間的交換是要經過各氏族首長之手來進行的；到了畜羣變爲各個私有財產的時候，個人與個人間的交換，便逐漸佔優勢，最後乃至成爲交換的唯一形態了。不過，牧人部落用以與其鄰人交換的主要物品，則是家畜；因之，家畜遂成爲用以評價其他一切商品及到處在交換中樂於接受的一

種商品，——要之，家畜已經開始執行貨幣機能，而且在這個階段上已經起着貨幣底作用了。自商品交換本身發生的時候起，對於特殊商品——貨幣的要求，也以這樣的必然性與速度而發展起來了。

園藝耕作，大概為低級階段底亞細亞野蠻人所不知道的，它的當作田野耕作的先驅，而出現於他們，不遲於中級階段。在杜蘭人高原底氣候條件下面，要是沒有供長久而嚴寒的冬季用的食糧貯藏，那遊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與穀物種植，在這裏就成為必要的條件了。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起初穀物的獲取是為家畜用的，但是很快地便成為人類的食物了。耕地依然是落後財產，最初是交給氏族使用，後來又交給大家族，最後更交給個人使用；他們對耕地可有若干佔有權，但不會比這更多的。

在這一階段上，工業活動領域內的成就中，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有兩種：第一是織機；第二是礦石的熔煉與金屬的加工。銅、錫及用兩者煉成的青銅，都有最重要的意義；青銅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還不能排擠到石器；祇有鐵才可以作到這一點，但是還沒學會採鐵。金與銀已經用以裝飾；並當作貴重物，就外表看來，金銀似乎比銅與青銅已有更大價值。

一切部門——牧畜、農業、家內手工業——內生產底增加，已使人底勞動力可以生產比維持他所必需的更多的生產品。同時他增加了氏族、家族公社或個別家族底每個成員所負擔底每日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是有益的事情了。戰爭供給了他們把俘虜變為奴隸，最初的大規模的社會分業，隨着勞動生產性底增加，從而隨着財富的增加，以及隨着生產活動領域的擴大，在一定的一切歷史條件之下，必然地要引起了奴隸制度。從最初的大規模的社會分業中，發生了社會底最初的大分裂——即主人與奴隸、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二大階級。

畜羣是怎樣且在什麼時候，從部落或氏族底共有而變為各個家族家長底私產，關於這一點，我們迄今還不得而知。不過，大體說來，這一轉變一定是在這階段上發生的。隨着畜羣及其他新的財富底出現，在家族裏面便發生革命了。謀生，總是男子底事情，謀生用底手段是由男性所製造的，因而即是他的財產。畜羣曾是新的謀生手段，它們的最初的馴養與以後的照管都是男性底事情。因此，家畜是屬於他的；用家畜換來的商品與奴隸，也是屬於他所有的。如今生產所得的全部剩餘，都落在男子手中了；婦女參加它的消費，但是沒有私有產的份兒。「粗野的戰士與獵人」，以在家內次於婦女而佔第二位為滿足。但「比較溫和

的「牧人，恃有自己的財富，已經躍居首位，而把婦女排擠在第二位了。婦女是不能申訴不平的。家中的勞動分工，曾作了夫妻間的財產分配的基礎；這一分工會保持下來沒有改變，可是它所以把以前所有的家族關係完全顛倒過來，只因爲家族以外的勞動分工已經成了別種分工罷了。那從前保證婦女在家內以支配權的同一原因——婦女勞動只限於家內工作——現在却確立了男子在家中的支配權；婦女底家內工作，現在跟男子謀生的工作比較起來，已經失掉了自己的意義；男性底勞動是一切，而婦女的工作只是一種不足取的附屬品了。在家裏已經暴露婦女底解放，她們跟男子底平等，只要婦女被摒棄在社會的生產勞動以外，而只限於家中私人勞動一日，那便是不可能的，而且永久如此的。婦女底解放，只有在婦女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事業，而家中工作僅佔去她們很少工夫的時候，才是有可能的了。要使這有可能，只有在現代大工業之下才行，現代大工業不但允許大規模的婦女勞動，而且正面要求婦女勞動，日益力謀把家庭的私人勞動變爲社會的工業。

隨着男子在家中的實際支配權底確立，對於他的獨裁制度最後障礙物也崩潰了。這種獨裁制度，因母權制的顛覆，父權制底實行，對偶婚底逐漸變爲一夫一

妻制，而更加確定與永久化了。不過，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却造成了一個罅隙：個別家族成爲一種與氏族對抗的力量，而且是一種可怕的力量。

『其次一步便到了野蠻底最高階段，一切開化民族的英雄時代、鐵劍時代，以及鐵犁與鐵斧時代，都是在這個階段上消滅了的。鐵已經爲人所役使，這是在歷史上演了革命作用的一切原料當中的最後者和最重要者，直至馬鈴薯出現爲止的最後者』。

鐵造成了廣大面積的田野耕作，開墾了廣大的森林地域：它給了手工業者以堅牢而銳利的器具，不論任何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任何金屬，沒有一種能與之相抗。所有這些都不是一下子造成的；最初的鐵往往比青銅還要柔軟些。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滅的；不僅在喜爾得布蘭歌 (Hildebrand Song) 中，(註一) 而且在一〇六六年的哈斯丁斯 (Hastings) 之役中，(註二) 還都是使用石斧的。不過，進步現在仍是在不可抗拒地，以很少的間斷，並更急速的繼續進行着。以

(註一) 喜爾得布蘭歌係古代的日耳曼民歌，描寫日耳曼各部落相互間的鬥爭——編者。

(註二) 哈斯丁斯係英國的一城市，侵略英國的諾曼人與土著人——盎格魯薩克遜人曾在該

石牆、塔樓、及雉堞圍繞石造或磚造家屋的都市，已經成爲部落或部落聯盟底中心地，這是建築術上的巨大進步，同時也是危險與防衛要求增加底朕兆。財富雖然很快地增加了，但却是個人底財富；生產底多樣性精巧，在織業、金屬製造業以及其他彼此愈益分立的手工業中，日益顯著地發展起來。農業現在除了穀物、豆料植物及蔬菜以外，並且供給油及葡萄酒，這些東西都已會製造了。這樣多樣的活動，已經不能由同一個人來執行了；於是發生了第二種勞動大分工——手工業與農業分離了。生產以及隨之而勞動生產率底不停止的增長，提高了人的勞動力底價值。在前一發展階段上剛才發生又是偶然的奴隸制，如今已成爲社會體系底一個主要的構成部分了；奴隸們已終止其爲單純的助手了，如今把他們大批地驅到田野中工場中去工作，隨着生產底分爲農業手工業二大部門，便發生了直接爲交換的生產，即商品生產，同時，不僅發生了部落內部及境界上的商業，而且也發生了海外商業。所有這一切還都不大發展的；貴金屬已經開始起演優越的和一般商品——貨幣底作用，但是金屬還不鑄造，只是就重量交換的。

「除自由人與奴隸底劃分以外，又出現了富者與貧者間的區別——隨着勞動底新分工而來的社會分爲階級底新的分裂。各個家族首長間的財產的差別，破壞

了舊的共產主義的大家族公社，祇要在它們迄今猶在保存的地方。同時，該公社所行共同耕作制也滅亡了。耕地分配給各個家族使用——起初是暫時的，以後來便成爲永久的了，終於隨着對偶婚底變爲一夫一妻制而逐漸地並且並行地變爲完全私有產了。各個家族便成爲社會底經濟單位了。」（張仲實譯）

（張仲實譯）

——論社會主義的經濟學

論戀愛與社會制度的發展

恩格斯

——節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二章——

在中世紀以前，個人的性愛是談不到的。至於生理的美麗，親切的交情，融洽的旨趣等等，可以喚起異性者底性交的願望與慾望，以及和誰進於這種最親密的關係，無論對男子或是對女子都不是全無關係的，——這原是無待多言的事。然而這與今日的性愛還是相距很遠的。在整個古代，婚姻不是由當事人締訂的，而是由他們的父母主持的，當事人只好安心順從。那古代所僅有的一點夫婦的情愛，並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義務；不是結婚底基礎，而是結婚底附加物。現代意味的戀愛關係，在古代，僅在官方的社會以外才有的。其戀愛的熱忱與痛苦由提奧克立塔(Theocritos)與摩期卡斯(Moschus)加以歌詠的牧人，琅哥斯(Lonagos)底『達夫尼斯與克魯依』，都是未參與國家大事，未參與自由民生活範圍的奴隸。

不過，除了奴隸中間底愛的聯繫以外，我們所遇到的愛的聯繫只是正滅亡着的古代世界底崩潰之產物，而且也是與處在官方社會以外的婦女，與藝妓，即外國婦女或被解放的女奴隸底聯繫；例如在雅典，是在滅亡底前夜；在羅馬，是在帝國時代。要是在自由民男女之間真正建立了愛的聯繫，那只有爲了通姦了。現代意味的性愛，對於古代典型的戀愛詩人，對於老亞內喀琅（Anakreon），是不關重要的，猶如甚至被愛者的性別對於他是不關重要的一樣。

今日的性愛，與單純的慾望，與古代戀愛之神（Eros），在本質上大有區別。第一它是以戀愛者底互愛爲前提的；因之，婦女與男子是處在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伊羅底時代，是決不徵求婦女的同意的。第二，性愛有着這樣的強烈性與持久性，即在這種強烈性和持久性之下，在雙方看來，不能得到對手以及與對手分離都是一件大不幸，雖不是最大的不幸；兩方爲了互相佔有起見，甘冒很大的危險，以生命爲賭博，而這種事情在古代僅在通姦場合之下才有的。最後，對於性的聯繫底評價，便發生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不僅要問：她是結婚的還是私通的？而且要問：是不是由於相互的戀愛？自然，在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實踐上，對於這個新的標準，並不比對於其他一切的道德標準來得更重視——換言

之，對於牠是不理睬的。不過，也不見得對牠比對別的更輕視；它與那別的一樣——在理論上，紙面上，也是被承認的。而更大的要求，目下還是不可能的。（中略）

中世紀都市底行會市民，也是如此。單是保護他們的特權，附有各種保留條件的基爾特規約，在法律上或把他們與別個基爾特分開，或把他們與其行會同事分開，或把他們與其職工及學徒分開的種種人爲的界限就够造成一種範圍，只有在這個範圍內，他才能自己找尋適當的妻子。新娘中誰是最適當的，在這種複雜錯綜的體系之下，解決這個問題的絕對不是個人的願望，而是家庭的利益。

這樣，到中世紀末期在絕大多數場合之下，婚姻的契約依然與中世紀初期相同，即依然是不經當事者底參加而解決的一件事。最初，人們一出世就已經是婚姻中——與整個一羣異性婚姻中的一個構成份子。晚後的羣婚形態，大概仍保存有這一種狀態，不過集團漸趨於狹小罷了。在對偶婚之下，通常是由母親給自己的子女商定婚事的；在這種場合之下，關於新的親族聯繫的旨趣，也起有決定的作用。這種新的親屬聯繫，對於年輕夫婦可保證以在氏族及部落中的更牢固的地位，以後隨着私有財產底戰勝共同財產以及對繼承權的關切，父權制及一夫一

妻制佔了支配地位，於是婚姻底締結便完全全地依經濟性底顧慮而轉移了。賣買婚姻的形式雖消滅了，但在本質上，這一婚姻更廣泛通行，以致不僅女子，即男子也不照他們的個人的品格，而是照他們的財產評價了。以兩方底相互愛情高於一切爲結婚理由的事情，在支配階級底實踐上，自始就認爲不可許可的。這樣的事情，只有在傳奇上，乃至毫無顧忌的被壓迫階級才是有的。

資本主義生產所遇見的形勢，就是如此，自地理發見的時代起，世界貿易及工廠手工業會給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世界的統治。要知道，這種結婚底樣式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是很適宜的，事實上也却如此。但是——世界歷史的諷刺是無窮無盡的——資本主義在這裏定必要被打破一個大缺口，它把一切變成了商品，消滅了過去所留下的一切陳舊關係，用買賣，用『自出』契約代替了代代相因的習慣，歷史的權利。一位英國法學緬恩 (H. S. Maine) 曾說，跟以前的諸時代比較，我們的全部進步就在於由身份到了契約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由承襲的秩序到了爲自由契約所規定的秩序，便自以爲成就了一個偉大的發現，其實——這一般說來是正確的——這在共產黨宣言一書中早已說過了。

不過，凡能自由支配自身行動及財產並相互平等的人們，才能締結契約，這

些『自由』而『平等』的人們底創造，正是資本主義生產底最主要職能之一。雖然這在最初不過是半意識地發生的，而且要穿上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Luther）及卡爾文（Calvin）的宗教改革底時候起，就曾經牢固地確立下了這樣的命題，即人祇有在他握有意志底完全自由時，而完成自己的行爲的場合之下，他才能對這些行動完全的負責任，對於不道德行爲底一切強迫予以反抗，乃是道德的責任，然而這與從前的結婚實踐怎能契約呢？依照資產階級的見解，婚姻是一種條約，是一種法律契約，而是最重要的一種契約，因爲牠決定了兩個人終身的肉體及精神的命運。故在當時，這種契約在形式上確是自願締結的：沒有當事者底同意，牠是不能成立的。不過，這一同意底結果如何，誰在實際上締結了婚約，人人都是非常明白的。要知道，在締結別的契約時，既須要真正自由的決定，那末在訂立婚約時爲什麼不要這種自由呢？難道兩個將要結婚的青年人，沒有可以自由處理他們自己，他們的身體以及身體的諸器官底權利嗎？難道由于武士制而性愛不能成爲時髦，而且難道與武士的通姦之愛相反的夫婦之愛，不是性愛底正確的資產階級的形態嗎？要是互愛爲夫婦的義務，那麼，難道相愛者互相結婚而不與另外人結婚，是不應當的嗎？難道相愛者底這種權利不應高出於父母，親

族，以及其他普通婚姻捐客與媒妁底權利以上嗎？自由的個人批評底權利，既可
以毫無拘束地深入於教會及宗教的範圍以內，那麼同一權利對於長輩支配幼輩身
體，精神，財產，及幸與不幸的苛刻要求怎能停止住呢？

這個疑問，社會底一切舊緣結已經弛緩，及一切世襲的觀念已經動搖的時
期，都必須要提出來的。世界一下子作了差不多十倍之多；現在展開在歐人們眼
前的，已不是一半球底四分之一，而是整個的地球了，他們趕急佔有了其餘的八
分之七。千餘年來過的時的中世紀思想框架，隨着古舊的狹隘的故鄉框架也崩潰
了。在人底對外的和對內的無限視線前面，却展開了廣大的視野。在爲印度底財
富及墨西哥和波多西的金礦銀礦所引誘的青年人看來，循規蹈矩以及繼承了幾世
代的榮耀的基爾特特權有什麼意義呢？

這對於資產階級的武士巡遊時代，資產階級歸根結底仍抱着資產階級的目
的，他們雖也有他們自己的浪漫史與戀愛幻想，不過是資產階級式的罷了。

情形弄得更複雜的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舉有制度最受動搖的新教諸國
裏面，也都逐漸承認締結婚姻契約的自由，並用上述的辦法實行了這一自由，
婚姻依然是階級的婚姻，但在階級底限度以內則承認當事者有某程度的選擇自

由。在紙上，在道德理論上以及在詩的描寫上，再沒有像不基於相互性愛及夫妻真正同意的一切婚姻都是不道德那樣堅固確立了的觀念。要之，戀愛結婚曾被宣言爲一種人權，而且不祇是 *Droit de l'homme* (男子底權利)，而且一度是 *Droit de Femme* (婦女底權利) 了。

但是這種人權，在一點上，是與其他一切所謂人權不同的。所謂其他人權，在實踐上，只以支配階級，以資產階級爲限，而對於被壓迫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則直接或間接歸於烏有了，在這裏又重新出現了對歷史底諷刺，支配階級依然受某種經濟影響所奴役，因之，只有在例外的場合，在其環境中才有真正自由締結底婚姻，而在被壓迫階級環境中像我們所曾述過的一樣，戀愛結婚却是通例。

這樣，結婚底完全的自由，只有在資本主義與由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底消滅，把那在今日對選擇配偶尚有巨大影響的一切經濟旨趣除去以後，才能達到的。到那時候，除相互的愛好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動機存在了。

性愛，就其性質講既要求一夫一妻的——但是這種一夫一妻制，在今日條件之下只是由婦女來實現的——那末，基於性愛的婚姻，就其性質講，則是個體

婚。我們已經見到，巴苛芬認為由羣婚的順利的轉到一夫一妻制，主要是由於婦女底事情，那是很對的；他祇是把由對偶婚底進一步的轉到一夫一妻制，歸功於男子；老實說，在歷史上，他降低了婦女的地位，而減輕了男子的不忠實。所以，只要經濟的顧慮——由於這種經濟顧慮之原因婦女只好忍受男子底這種利己見慣的不忠實，如關於自己生存，尤其關於自己小孩前途的顧慮，——一除去，那末由此而達到的婦女的平權，依據從前的一切判斷，將比比促進婦女多夫制更大的程度來促進男子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並且，由一夫一妻制從財產關係發生一事而加於它（一夫一妻制）的特徵，亦即第一男子的支配與第二婚姻的不可離異性，都要因一夫一妻制而無形地消失了。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權，祇不過是他的經濟支配權的結果，故它本身隨着後者的消滅而消滅了。婚姻的不可離異性，是半由於一夫一妻制於以發生的經濟地位的結果，半是這種經濟地位與一夫一妻制底聯繫在被宗教所曲解的觀念中尚未清楚理解的時代之傳統。到了今日，這不可離異性已經大受破壞了。如果道德的婚姻只是根據愛情的婚姻，那麼唯有戀愛繼續存在的婚姻，才是這種婚姻。不過，各人，尤其是男性的強烈的個人性愛的持久性，是各各不同的。要是感情已

經完全消失或由新的熱烈的戀愛把它排擠的話，那麼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是幸福了。只要把人們從無益的離婚訴訟的污泥中拯救出來就好了。

這樣，我們現在關於當前資本主義生產消除以後兩性關係形態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屬消極的性質，大都限於正在消滅着的東西。但是出現什麼新的東西呢？這取決於新的世代長成的時候：男性的一生，再不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底手段去買得婦女；女性除了真實的愛情以外，再不須爲了其某種刺激而委身於男子，或因害怕經濟的結果而拒絕委身於她們所愛的男子。當這樣的人們一經出現，那今日期待於他們的，他們將一點也不勞心了；他們自己會知道，他們的行爲應當怎樣，他們與這相適應會造成關於各個人底行爲的輿論——就只有這樣，沒有別的了。（張仲實譯）

論資產階級的家庭

馬克思
恩格斯

——摘自『共產黨宣言』——

資產階級，到處在它得到了統治的一切地方，破壞了封建的，家長制度的醇樸的關係。它無情地撕碎了那些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複雜的封建網絡，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與冷酷的『現金交易』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關係了。……

資產階級扯掉了家庭關係底動人的——多情的紗幕並使之變為純粹的金錢關係。『（『共產黨宣言』第二二——二三頁）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築在什麼東西之上呢？建築在資本之上，建築在私人贏利之上。家庭底充分發展的形態，只在資產階級中才存在着；可是它在無產者底被迫的無家庭狀態與公娼中找到了自己的補充。

跟着它這種補充底沒落，資產階級家庭將自然地沒落，兩者都跟着資本底消失而一同消失。

也許你們非難我們，說我們想停止父母對子女的剝削嗎？我們承認這個罪行。

但是你們斷言，當我們拿社會教育去代替家庭教育時，我們就想消滅對於人最寶貴的關係。

可是，難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會決定的嗎？難道不是由社會關係（在這些關係下你們教育着）決定的嗎？不是由社會經過學校的直接與間接的干涉決定的嗎？共產黨人並不臆想出社會對於教育的影響；他們只是變更教育底性質，使教育脫離統治階級底影響。

無產階級中的一切家庭聯系，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愈益趨於破毀，兒童愈益轉成簡單的賣買對象與勞動器具，資產階級關於家庭、教育以及父母與兒童親密關係等等的論調便也愈益令人發嘔。

但是你們共產黨人要實行公妻呵，——全體資產階級齊聲向我們叫喊着。
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妻子看做簡單的生產工具，他聽到生產工具是要供共同使

用的，於是，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婦女也要落到同樣的命運。

資產階級甚至想不到，問題是在於消除婦女成爲簡單生產工具的那種地位。附帶說，我們的資產者對於他們所臆造的共產黨人似乎要實行公開的公妻底這一點表示高尚道德的驚訝，這真是再可笑也沒有的了。共產黨用不着來實行公妻，它老早就差不多總是存在的了。

我們的資產者，並不因爲有其工人底妻女供其支配而感到滿足，更不用說公開的娼妓制度了，她們還以互相引誘彼此的妻子爲特殊的快樂。

資產階級底婚姻在實際上是公妻制，他們最多只能非難共產黨人說他們想把公開的率直的公妻制去代替僞善地隱蔽着的公妻制。可是，顯而易見的，跟着現存的生產關係底消滅，從這種生產關係中所發生的公妻、即公開的與不公開的娼妓制度，也便會消失。（「共產黨宣言」，第四六——四八頁）

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列寧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全城

第四屆非黨女工代表會議上的演講詞——

同志們！我非常快樂地慶祝這次的女工代表會議。我不打算講到那些關於麵包和我們軍事形勢的問題了，自然，這些問題在目前是使勞苦大眾當中每個女工和每個覺悟的人都最受激動的。因為我從報紙上關於你們大會的報告中知道，這些問題，在這兒，在軍事方面，已由托洛茨基同志詳盡地講過了，在麵包方面，已由雅可夫里夫與史維德爾斯基同志詳盡地講到了，所以讓我不要提到這些問題了。

我只想關於蘇維埃共和國內女工運動底一般任務，即與一般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有聯系以及在目前特別迫切地提到第一位的那些任務，稍微講幾句。同志

們，關於婦女地位問題，一開始時就被蘇維埃政權提出來了，我以為凡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國家底任務將有兩種，這一任務底第一部份，是比較簡單而容易的，它是和把婦女置在與男性不平等地位的舊法律相關連着的。

很久很久以前，西歐一切解放運動底代表者，不僅在幾十年間，而且在幾個世紀裏面就會經提出了取消這些陳舊法律、而在法律上使婦女與男性平等的要求；但是沒有一個歐洲民主國家，沒有一個最先進的共和國能夠實現這一要求，因為凡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地方，凡保存着土地私有制、保存着工廠作坊私有制的地方，凡保存着資本政權的地方，男子是享有特權的。在俄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只是因為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起，在這裏建立了工人政權。蘇維埃政權從最開頭起，就以當作敵視任何剝削的勞動者政權而存在一事為自己的任務的，它是以消滅勞動者受資本家地主剝削的可能性、消滅資本底統治為自己的任務的，蘇維埃政權所力謀達到的，就在於使勞動者去建設自己的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工廠作坊私有制，一句話，沒有這樣一種私有制的生活。這種私有制，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在充分的政治自由之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裏邊，在實際上曾把勞動者置於貧困與僱傭奴隸制底地位，而將

婦女置於雙重奴隸制地位。

蘇維埃政權乃是勞動者底政權。在它存在的最初數月，在關於婦女的立法上，就進行了最果斷的改革，將婦女置於服從地位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沒有留下一點兒痕跡了。我所說的，是關於那些特別利用婦女的較弱的地位而把她們置於不平等甚至往往置於屈辱地位的法律，亦即關於離婚和私生子的法律，關於婦女要求兒女贍養費權利的法律等。

正是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立法，可以說，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度裏邊，也利用婦女底比較弱小的地位，將她們置於不平等乃至屈辱的地位；正是在這一方面，蘇維埃政權，則澈底消滅了舊的、不公平的、對於勞苦羣衆代表者不堪忍受的法律，未讓它留下一點兒痕跡。現在我們可以十分驕傲而絲毫不誇張地說，除了蘇維埃俄羅斯以外，那實行婦女完全平等、將婦女不置於屈辱地位——這在日常的、家庭的生活之中特別感覺得到——的國家，在世界上找不出一個來。這是我們頭等的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如果你們有機會同那些仇視布爾塞維克的政黨接觸一下，或者如果你們把高爾察克或鄧尼金所佔領的區域內所出版的俄文報紙看一下，或者同贊成這些報紙

觀點的人談一談，那麼你往往就會聽到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誣蔑——說它破壞了民主。

人們經常指責我們蘇維埃政權底代表者，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底擁護者，說我們破壞了民主，他們提出蘇維埃政權解散立憲會議一事，作為這一誣蔑底證據。我們平常對這些指責答覆如下：在土地私有制存在之下，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凡擁有資本的是主人，而其餘的人，都是他的勞動者，都是他的僱傭奴隸，在這樣的情形下所產生的民主和立憲會議，對於我們是毫無價值的。這樣的民主，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裏，也都是掩蔽奴隸制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只有在民主可以改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地位的範圍以內，才是民主底擁護者。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上，是以反對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為自己的任務的。凡給被剝削者、給被置於不平等地位的人們服務的那種民主，才對我們有着真實的意義。假使不勞動者被剝奪了選舉權，那才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不勞動者是不應當吃飯的。我們在答覆這些指責時，應當這樣提出問題，就是在某個國家裏民主是如何實現的？我們在一切民主共和國裏看到，名義上是宣佈了平等，但在民法和關於婦女地位的法律上——就婦女在家庭裏她所處地位，就離婚上的意

義說——我們處處都看到了婦女底不平等與屈辱，我們說，在對被壓迫者的關係上這正是破壞了民主。蘇維埃政權比其餘一切最先進的國家，都更徹底，它實行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上沒有留下一點兒婦女不平等底痕跡了。我再重複說一句：沒有一個國家，也沒有一個民主的立法，對婦女曾做到像蘇維埃政權在其存在底最初數月中所做底一半。

當然，僅僅一個法律是不夠的，我們並不以我們在立法領域以內所說的爲滿足，但是在使婦女地位與男子平等上所要求於我們的一切，我們却都已經做到了，我們是可以以此自傲的。現在蘇維埃俄羅斯婦女底地位是這樣的，就是從最先進國家的觀點看來，它是最理想的了。不過我們對自己說：自然，這還不過是開步走罷了。

在婦女從事於家務之下，她們的地位始終是受壓迫的。要使婦女達到完全的解放和與男性底真正平等，則需要社會經濟，需要婦女參加一般的生產勞動，那個時候婦女將會站到同男性同樣的地位。

當然，這裏所說的，不是指在勞動底生產率上、在勞動底份量上、在工作日底長短上、在勞動底條件上，……使婦女與男子平等起來等等而言，而是指婦女

不受與男性不同的經濟地位之壓迫而言。你們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之下：婦女底這種事實上的被壓抑情形依舊是存在着的，因為一切家務都是放在她們身上的。婦女所操作的這種家務，大抵都是最不生產品、最粗野、最艱苦的。這是一種瑣碎細小、本身不含有任何可以促進婦女發展的東西的勞動。

我們抱着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是要為完全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這裏對於婦女便開關了一個很大的工作場所。我們現在正在鄭重地做着為社會主義建設清洗地盤的準備工作；而這種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本身，只有在我們做到婦女底完全平等，而與解除了這種瑣碎的、愚鈍的、不生產品的工作的婦女一道擔負起新工作的那個時候，才會開始的。這一工作要使我们花費好多好多年的光陰。這一工作是不能給與這樣迅速的結果，也不會產生這樣光輝的效果的。

我們正在創辦模範機關、食堂、托兒所，這些機關可使婦女從家務之下解放出來的。正是婦女應比任何人多擔負起建設所有這些機關的工作。應當說，現在在俄國能夠幫助婦女脫離這種家庭奴婢狀態的這樣的機關還是很少的。它們只有微少的數量，目前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條件——軍事的與食物的條件——關於這些，別的同志在這裏已經給你們詳細說過了——是在阻礙着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

作。然而，仍應當說，這些可把婦女從家庭奴婢地位拯救出來的機關，到處都發生了，只要這些地方稍有一點點可能的話。我們說，工人底解放應當由工人自己來進行的。同樣，我們應當說，女工底解放也應當由女工自己來進行的。女工自己應關心這些機關底發展，婦女底這一活動，可以使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舊地位發生完全的轉變。

要從事政治，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需要特殊的準備，因為婦女底參與政治，甚至在最前進和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使政治成爲每個勞動婦女所可達到的事情。自從土地與工廠底私有制被消滅及地主與資本家底政權被推翻的時候起，政治底任務，對於勞苦大眾與勞動婦女，便成爲簡單、明瞭、及人人可以達到的事情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曾被置於這樣的無權無利的地位，就是使得她們底參加政治，同男性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了。爲了使這種地位轉變過來，則需要勞動者底政權，——那個時候，政治底主要任務將構成與勞動者本身命運直接有關的一切事情了。

這時，不僅黨的與覺悟的女工，就是非黨的與最不覺悟的女工，其參加政治都是必要的了。這時，蘇維埃政權便對於女工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活動場所。

我們反對敵視蘇維埃俄羅斯的力量（這些力量正在大舉進攻它）底鬥爭，是很艱苦的。在軍事方面我們與以戰爭來反對勞動者政權的那些力量底鬥爭，在糧食方面反對投機商底鬥爭，都是很艱苦的，因為誠心誠意地以自己的勞動來幫助我們的人們之數目——勞動者數目，還是不夠大的。在這兒，蘇維埃政權對於廣大的非黨的女工羣衆底幫助，最爲重視。她們應當曉得，在舊的資產階級社會裏，要參加政治活動，則非有複雜的準備不可，而這正是婦女所不能做到的；但是蘇維埃共和國底政治活動，其主要任務是同地主、資本家作鬥爭，爲消滅剝削而鬥爭，因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給婦女開闢了政治活動的場所，這個活動就在於婦女以其組織的智慧來幫助男性。

我們不僅需要包括數百萬人的大規模的組織工作，我們也需要極小規模的使婦女也有工作可能的組織工作，婦女在軍事條件之下亦可工作，那時她們可以幫助軍隊、在軍隊中間作鼓勵工作，婦女應當積極參加所有這些工作，爲的使紅軍可以看到，對於他們是在關心着，是在照料着。婦女在糧食方面也可以工作。

如分配生產產品、改善羣衆食物、發展那種現在在彼得格勒廣泛在創辦的公共食堂。

女工底活動，在那一方面都可以獲得真正的組織意義，便如上述。在創立大規模的試驗企業和對這些企業的監督上，婦女底參加也是必要的，因為這種事業在我們並不是單個的事業而已。如果沒有大量勞動婦女底參加此項事業，那它便不會完成了。而且，就監督生產品底分配以及監督生產品底易於供給兩點說來，女工擔負此項工作也是很適宜的。這一任務，對於非黨的女工是完全可以勝任的，同時這個任務底實現首先將會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底鞏固的。

自廢止土地私有制及幾乎完全廢止工廠作坊底私有制以後，蘇維埃政權便力謀使所有勞動者——不僅黨的，而且非黨的，不僅男性，而且婦女，都要積極參加這種經濟建設。這個由蘇維埃政權所開始的工作，只有在全俄國，不是數百個婦女，而是千百萬婦女參加這一工作的時候，才能够向前推進的。那個時候，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牢不可破了。那個時候，勞動者會證明，他們沒有地主與資本家，也是能够生活，能够管理的。那個時候，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便鞏固如金湯，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對於任何別國底外部敵人和俄國內部的敵人，都不害怕了。（『列寧選集』第十七卷）

國際勞動婦女節

列寧

布爾什維主義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中，主要而基本的便是把那些在資本主義下最受壓迫的人們，吸引到政治中來一事。不論在君主政權之下也罷，或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罷，都是資本家壓迫他們、欺騙他們、掠奪他們的。只要土地、工廠、工場底私有制存在一天，這種壓迫，這種欺騙，這種資本家對人民勞動底掠奪，就一天都不可避免的。

布爾什維主義底實質，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揭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底奸詐與虛偽，在於廢除土地、工廠與工場底私有制，在於將全部國家政權集中在勞動者與被壓迫羣衆手中。這些勞動羣衆，他們自己把政治即建設新社會的事業，取到他們自己的手中。這是一樁很困難的事情，因為勞苦羣衆曾爲資本主義所壓迫和蹂躪，但是打破僱傭奴隸制，打破資本家底奴隸制底別的出路，却是沒

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要吸引勞苦羣衆參加政治，如果不吸引婦女參加政治，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在資本主義之下，佔人類半數的女性，是受着雙重地壓迫的。工人婦女和農民婦女受着資本的壓迫；但是更甚於此的，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第一，她們仍是處在毫無權利的地位，因爲法律不給她們以與男子平等之權；第二，這是最主要的，婦女是處在『家庭的奴隸制』中，她們是家庭的奴婢，她們被那些最瑣碎、最卑微、最辛苦、最使人愚笨的廚房工作及一般單個的家務所壓碎。

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革命，曾深深地剷除了婦女底被壓迫和不平等底根源，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或任和一次革命都沒有敢這樣摧毀過這種根源。在我們蘇維埃俄羅斯，在法律上，婦女與男子不平等的痕跡，連一點兒都沒有遺留下了。那在婚姻與家庭權利上特別下流、特別可鄙、特別虛偽的不平等，那在對小孩關係上的不平等，已經被蘇維埃政權所澈底消滅了。

這只是婦女解放底第一步罷了。但是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即使是最民主的也罷，曾敢於採取這樣的第一步。他們之所以不敢作，是因爲顧慮到『神

聖的私有財產權」。

第二個步驟、同時也是主要的一個步驟，便是土地、工廠與工場私有制底廢除。這一點，而且惟有這一點，才能給完全而真正的婦女解放，——由瑣碎的、單個的家庭經濟，轉變為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而把她們從『家庭奴隸制』之下解放出來——開闢一條道路。

這一轉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在這兒事情是在於改造那最根深蒂固，而已經成了習慣和已經硬化了的『制度』（更真切地來說，那是『醜惡和野蠻』而非『制度』）。但是這一轉變已經開始了。事情已經向前推進了，我們已經走上新的路程了。

在國際勞動婦女節日，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裏，在無數的勞動婦女的集會上，她們將都要向蘇維埃俄羅斯致敬意的，因為蘇維埃俄羅斯已經開始了空前艱難與艱苦的，但却偉大的、全世界性地偉大的和真正解放的事業。她們並將發出雄壯的號召，教人們不要在狂暴的、而且往往殘酷的資產階級反動底面前喪失鬥志。資產階級國家，越是『自由』或『民主』，則反對工人革命的資本家匪幫越發狂暴和殘酷；民主共和國的北美合衆國，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工人大衆已經

大戰已經最後喚醒了美洲、歐洲、以及落後的亞洲底睡着的、

全世界各地的冰凍都已經被打破了。

各民族從帝國主義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的事業，男女工人從資本底羈絆下解放出來的事業，正在不可阻止地向前發展着。這種事業已經在領導千百萬和成萬萬的工人和女工、農民和農婦在向前邁進着。因之，這一勞動從資本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在全世界上一定要獲得勝利的。

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

（『列寧選集』第十七卷）

婦女怎樣才能從家庭瑣務之下真正解放出來

列甯

——摘錄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偉大的開端』一文——

試就婦女的地位來說：不論在全世界上，或在最先進的某一資產階級共和國中，幾十年來，不論那一個民主主義的政黨，在這一方面，都沒有作過我們在取得政權後第一年中所作的百分之一的事情。照字面的意義來說，我們對於那些將婦女放在比男子更低一等地位的卑劣的法律，對於那些限制離婚的法律，對於那些與離婚相聯系的，諸種醜惡形式的法律，對於那些不承認私生子的法律，對於那些探索私生子父親的法律等等，並未留下絲毫的遺跡；在一切文明的國度中，這些法律的殘餘，是極其衆多的，這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底恥辱；我們實在有權利可以自己在這一方面所作的自豪。但是我們將舊的資產階級的法律及制度底垃

圾，從地上掃的越乾淨，那麼，我們對於下面看的也越發清楚：這只是爲新的建築清除地基；而這種建築本身還沒有開始呢。

不論所通過的一切解放婦女的法律如何如何，但婦女還仍然是家庭的奴婢，因爲：瑣屑的家事，還在壓制着她，窒息着她，使她變爲愚蠢，使她退步，把她束縛在廚房中和對於兒女的哺育上，把她的勞動，浪費在極端不生產的、瑣屑的、絞碎神經的、令人愚蠢的、令人遲鈍的工作上面。只有反對此種瑣屑的家務的羣衆鬪爭（爲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開始的時候，或者毋寧說，只有把這種對瑣屑的家務，加以大規模的改造而成爲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真正的婦女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才會開始的。

我們在實踐當中，對於這個問題（在理論上，這個問題對於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無可置辯的）是否予以充分的注意呢？自然，沒有。我們對於現在在這一領域內已經有的共產主義的幼芽，是否予以足夠的注意和關懷呢？我們必須再一次強調地指出：還是沒有！公共食堂、托兒所、幼稚園——這些東西，正是這種幼芽底雛型，正是單純的平常的手段，這種手段並沒有帶着絲毫浮誇的、虛有其表的、華而不實的性質，但是它們却能够在事實上解放婦女，它們能够在事實

上減少並消滅就婦女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說她們與男子不平等的
那種情形。這些手段，並不是新的，它們（正如社會主義底一切物質先決條件一
樣）是由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但是在資本主義下面，第一，這些手
段，還仍然是稀有的東西，第二，特別重要的，這些手段，如果不是牟利的企業
（隨之而來的，便是投機、謀利、欺詐、詭騙等等惡劣的方面，樣樣俱全），便
是『資產階級慈善底把戲』，優秀的工人都是憤恨和蔑視這種東西的，那是很對
的。

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這類機關逐漸增加起來了，而且它們的性質，正在開始
改變着。在女工和農婦中間握有組織才能的人，遠較我們所知道的爲多，這一點
也是毫無疑義的，這些人們握有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她們能够爲着這個目的很
實際地組織並吸收大量的工人和更大數量的消費者，並沒有很多的空談、紛擾、
喧嚷、關於計劃、制度的廢話等等——而這些東西，却正是自滿的『知識份子』
或未成熟的『共產黨員』所『害』的毛病。但是，我們都沒有以足夠的關心來培
育這些幼芽。

看一看資產階級吧！關於它所需要的東西，它善於作出多麼好的廣告啊！凡

在資本家眼中認爲『模範的』企業，是怎樣的在他們的千百萬份的報紙上備加讚揚啊！試看『模範的』資產階級的機關，如何地變成了國民的驕傲底對象啊！而我們的報紙，却不關心於，或差不多完全不關心於描述我們最好的公共食堂或托兒所，以便藉每日的、經常的激動，使其中某些食堂或托兒所，能够變爲模範，並宣揚它們詳盡地描述在模範的共產主義工作之下，能够怎樣節省人的勞動，能够怎樣爲着消費者謀取便利，能够怎樣節省生產物，能够怎樣使婦女從家庭奴隸狀態之下解放出來，並能够怎樣使衛生無條件獲得改善，詳盡地描述這一切都可做到，都可普及於全社會，普及於全體勞動者。（『列寧選集』第十七卷）

集體農莊對婦女解放之作用與意義

斯大林

——摘錄『在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

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我要說說婦女問題，說說集體農莊女莊員問題。同志們，集體農莊中的婦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知道，你們中間有許多人是輕視婦女，甚至於嘲笑婦女的。可是，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這是一個嚴重錯誤。這裏，問題不僅在於婦女佔人口半數。問題首先是在於集體農莊運動已提拔出許多出色的能幹的婦女來擔任領導職務。你們只要看看這次代表大會，看看代表成份，就會知道婦女早已由落後者升為先進者了。婦女在集體農莊中是個巨大的力量。埋沒這個力量，就是犯罪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在集體農莊中提拔婦女，運用這個力量。

固然，蘇維埃政權在不久以前是與集體農莊女莊員發生過一點小小的誤會。

這就是關於乳牛問題。可是，現在，乳牛問題已經妥當解決了，於是這個誤會也就消釋了。（長時間的鼓掌）。我們已經做到使大多數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了。再過一兩年，就不會再有一個集體農莊莊員沒有自家的乳牛了。我們布爾什維克總是要設法使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的。（長時間的鼓掌）。

至於集體農莊女莊員自己，她們就應當記着集體農莊對於婦女的作用與意義，應當記着她們祇有在集體農莊裏面才有可能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沒有集體農莊，就沒有平等；而在集體農莊裏面，就有男女平權。請集體農莊女莊員同志們記着這一點，請她們要像愛護瞳珠一樣來愛護集體農莊制度。（長時間的鼓掌）。（『斯大林選集』第五卷）

共產主義道德問題

高爾諾夫斯基

『按伊里奇的指示，去建設新的生活，新的日常生活，新的文化。』

——斯大林

蘇聯已經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漸漸的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階段。假若由國內發展的任務來講，現在我們首要的任務已經是用最廣泛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的教育來教育勞動羣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下列的階段，就是：是否能夠克服人們意識中資本主義底頑固的和活躍的殘餘，是否能夠更加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要依靠我們的教育工作做得如何。

教育工作成爲社會主義國家重要任務之一，這個事業就是證明工人階級專政的歷史的勝利，人民意識根本的改變是由蘇聯社會生活的改變來決定的。在所有蘇聯的生產與社會活動的領域裏，現在都是由前進份子說話了，他們把社會主義

裏的利益，把對社會主義的財產，把蘇聯國家國防力量的鞏固，看成是高於一切。

在新的沒有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裏，勞動羣衆的道德與文化的面積，風格是大的改變了。在我們國家有成千百萬的人物提到社會的和自覺的生活，這些人們是用忠於祖國的與社會主義的精神培養出來的，他們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改造着日常生活，資本主義數百年所遺留下來的壞習慣，如像對婦女和兒童的鄙下野蠻的態度，對愛情和一切人類高尚感情的卑鄙行爲，都漸漸由蘇維埃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掃除淨盡。鞏固社會主義家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必須有很大的努力，首先就是要由人的意識中掃除資本主義的殘餘。假如認爲兩性關係問題的放蕩及非社會主義的關係對待家庭等現象會自動消滅，而不必把這種現象看成是有嚴重意義的，那將是錯誤的想法。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部分之一，就是鞏固社會主義的家庭，向日常生活問題上和家庭問題上資本主義的殘餘做鬭爭。要想在這另一方面再得到更大的成功，就必須克服現在所存在的對於家庭、婚姻和愛情問題不重視的觀念，特別必須與現在流行的理論：說什麼生活是私人的事情做鬭爭。

我們現在還沒有消滅那種普遍的謬論，就是說愛情與家庭關係問題在實質上是個人的事情，實際上只有適應個人的需要與口味才能解決。因此，把對於勞動羣衆私人生活的任何干涉，把對於私人生活的某種標準的勸說和限制，都看成是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的復活。

這種把勞動羣衆的個人生活和社會活動人工地分開之企圖，竟是常常獲得成果的。敵人與其走狗，用宣傳人民的各種各樣的理論，『自由戀愛』論，『結婚卑賤』論，『家庭消滅』論，在社會主義制度形成與發展的某個階段上，曾得到了相當的活躍流行，尤其是在青年中。

雖然這些『理論』，以時髦的裝束出現，可是骨子裏隱藏着無政府主義的放任性，以及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放蕩性，這些發現，都是在『超革命的』和『特別先進』商標的思想下出賣進行的。

這種理論的最熱心的宣傳者，原來有許多就恰恰是人民的敵人。這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利用『自由戀愛』的思想在道德上、生活上，使某些蘇維埃的人們墮落，必然會使那些生活方面不健全的人們落到法西斯蒂偵探的泥坑中。

若看不出資產階級的自由戀愛的反動思想之深刻害處，若不對這種資產階級

思想的殘餘給以應有的打擊，那末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的社會輿論是有害的。

愛情、婚姻和家庭的問題，牽涉到我們生活的實質與重要方面，在實際中有些主張解決這些問題並不合乎共產主義共同生活的要求，在理論與實際上對於這些生活上重大問題的不關心和不注意，是絕對不容許的，必須嚴肅地和切實地研究這些建立共產主義道德的問題。

列甯給伊尼莎·阿爾曼的信的公佈（一九三九年『布爾什維克』雜誌十三號），對於這些問題是有很大意義的。在這些共產主義宇宙觀的極寶貴的文件中，列甯卓絕的、深刻明顯和確切批評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戀愛』觀，表現出共產主義了解下的戀愛問題之實質與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家庭關係鞏固的關心。最奇怪的就是我們的出版界對這個問題的靜默，沒有把列甯給予伊尼莎·阿爾曼的信中的內容通俗化。

列甯的這封信是寫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即在歐洲的中心已爆發了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列甯雖然忙於製定無產階級革命重要的理論與實際問題，關心着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中先進力量的團結，確定了正確的國際主義的思想，但是

列甯抽出時間回答了伊尼莎。阿爾曼寄他的關於她所寫的論『婚姻與家庭問題』小冊子的計劃。列甯指出了家庭與兩性關係問題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命運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很重要的問題，更指出了這個問題的極重要的意義。

試看列甯指正：

第一封信的基本內容是列甯堅決反對『自由戀愛』的要求。

列甯用不可反駁的邏輯徹底指出了這個要求的資產階級的實質，揭露了這個要求是用革命倫理來掩蓋的。

列甯指出了在『自由戀愛』的要求掩蓋下十個可能的要求。按列甯的意見，其中有七項要求在事實上是不屬這個要求的，比如：

- 一、脫離戀愛上物質的（錢財的）顧慮而自由嗎？
- 二、脫離物質的煩擾而自由嗎？
- 三、脫離宗教的偏見而自由嗎？
- 四、脫離父親底禁止而自由嗎？
- 五、脫離社會的偏見而自由嗎？
- 六、脫離狹隘的環境（農民、市僧、或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而自由嗎？

七、脫離法律、法院和警察的羈絆而自由嗎？

這些要求都是從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底要求中產生出來的，並且應當成爲新的比資產階級家庭更有着無產階級家庭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的創造人遠在『共產黨宣言』上就寫過，資產階級使人與人的關係，除了赤條條地利害關係與沒有感覺的『現金交易』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資產階級把家庭關係底多愛多情的紗幕扯掉了，而迫之變成純粹的金錢關係去了。（『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十九頁）

資產階級的結婚，是根據使男子財產更鞏固和對妻子物質生活如何保證來決定的。按資產階級國家現存的法律，丈夫是妻子帶來的『嫁妝』的主人，對於生產工具私有權也涉及於妻子。

按『大俄帝國法典』，丈夫只需愛自己的妻子，妻子則應當順從丈夫，丈夫是一家之長，在愛情上妻子要相信他，無限制地順從他，給於他一切的歡樂與愛慕……。

剝削制度的一切法律，反映到資產階級家庭裏，丈夫是統治者，是全權的主人，毫無阻礙地對妻子實行任意專橫，妻子是丈夫所有的財產的附屬品，這就是

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的情況。在這種婚姻裏，愛情是被無理踐踏，消滅和誣蔑了。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還能夠說得上愛情麼？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愛情和家庭的關係，成了買賣的對象，在牠的周圍進行着最污穢的商業契約，牠像其他商品一樣在報上大登廣告，只要看看沉淪於資產階級報紙的廣告欄內的啓事就夠了。一個啓事的主人除了自己無恥地在廣告上寫的『文章』外，還明顯地指出買方或賣方的商品——在生活中男伴侶或女伴侶——價格，這就是指女方的嫁妝或男家的收入。

無恥是否就限於此呢？

資產階級把自然的男女間愛情關係印上了骯髒的買賣痕跡，因此，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婚姻就成了『賣淫』的變形。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提出的男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的平等，是使婦女達到經濟上獨立自主和由對男人在物質上依賴的情況下解放出來的條件。而這實在恰恰造成男女兩性間真正人與人的關係。

恩格斯天才地預見了：『在社會主義之下能夠產生新的男子，這種男子在生活上將從不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利的手段去收買女子，同時也將產生新的女子，

她們將除了戀愛以外，決不因任何其他理由而委身於男子，或者決不因爲懼怕於經濟的結果而拒絕嫁給她們的愛人。」

婦女的真正經濟獨立，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中才能够得到。對『自由戀愛』的第二和第七項的可能要求，也應該在這裏研究一下。

這兩個可能的要求，是由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與男子經濟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所產生的，她依附於各種『偏見』，這些偏見緊緊地束縛婦女於荒唐的資產階級道德的羅網裏。

俄國古典文學創造了出色的典型的俄國婦女們，如在阿·恩·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雷雨』裏面卡節里娜之死。恩·託爾斯泰所著的：『安娜·卡列尼娜』小說裏面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她們都是敢於破壞宗教與法律的禁令，敢於向資產階級社會挑戰，自由挑選愛人的人。這些藝術作者中所描寫的個性不同，雖然小資產階級的商人與貴族的資產階級的環境不同，雖然，卡節里娜與安娜·卡列尼娜環境不同，但是這兩個女英雄都由於自己的冒險行爲而犧牲了。

奧斯特洛夫斯基與託爾斯泰都能用絕頂的寫實的力量來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

客觀矛盾，並指出了在這種條件中婦女的悲慘地位。可是，這兩位作家的人生却未能超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的限制，沒有見到和未能找到婦女解放的道路。

只有馬克思主義證明了，只有社會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由反動宗教束縛下面解放出來，婦女們才能由宗教束縛下解放出來。

婦女由父母束縛中，由社會偏見下，由狹隘的環境裏解放出來，也只有社會會發生根本改變以後才是可能。

最後，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婦女們才能進行了法律上與家庭裏同男子完全平等。

『自由戀愛』的十項要求中，列甯所數過的七項要求是與工人階級解放鬥爭根本發生聯系，與所謂的『自由戀愛』並沒有什麼直接聯系。

還剩下三項，這三項恰是反映『自由戀愛』的資產階級實質。

八、脫離戀愛上的嚴肅態度而自由嗎？

九、脫離生育小孩而自由嗎？

十、好淫底自由嗎？諸如此類。

列甯指出，恰是「戀愛自由」要求的八、九、十項才隱匿在這種概念底下，恰是這些要求才被「最多言的」、「高聲喧噪的」和「出頭露面的」階級所提出來。

當對於想寫這本小冊子的作家的主觀上的純潔和忠誠不加懷疑時，列甯便警告伊·阿爾曼說：「問題就在於戀愛問題裏存在着階級關係的客觀邏輯」，同時，列甯便提醒她，不要拋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揭穿階級社會條件下每個社會現象的階級基礎。

可是阿爾曼並沒有立即同意列甯的論點，並提出了許多意見來反駁列甯，使列甯不得不寫出第二封更詳細的和更嚴厲的信；以便來證明伊·阿爾曼的立場之錯誤性及其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對工人運動之客觀的危害性。

在第二封信裏面，列甯再着重說明「自由戀愛要求」的模糊性時，便指出這個要求由於客觀的階級關係問題，將違反這小冊子作者的意志與希望，而在資產階級意思中找到解釋。

伊·阿爾曼未曾反駁列甯在第一封信裏所關於第一至第七諸項婦女解放可能要求底無產階級的解釋，但列甯指出八、九、十各項資產階級的實質時，她則不

願贊同。伊·阿爾曼反駁列甯的信，則非難列甯說他不該把「戀愛自由」與「離婚自由」同一看待。

列甯重新堅決地向自己的反對者解釋：不是列甯而是資產階級的太太們在八、九、十項中戀愛自由底下這樣了解的。因此，自由戀愛的要求，應當作標準的資產階級要求，必須從小冊子中將它拋出去。

同時列甯便引證「文學與生活」一書證明自由戀愛的資產階級意義。

在反動年代（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因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失敗，一部分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對推翻專制的可能性失掉了信心，滑入到愚俗的泥坑裏，『反革命勢力在思想戰線上也舉行了進攻，一大羣時髦作家出現了，他們實行「批評」和「譴責」馬克思主義，辱罵革命，譏笑革命，讚美叛變行爲，並假借「崇拜個性」的名義讚美淫亂之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一一九頁）。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自由戀愛」的理論，得到了廣大的發展，這一部分知識份子想把這個理論作爲他們蔽身的青葉，掩蓋自己的怯懦與軟化。那些不够勇敢和沒有誠意繼續與沙皇反動進行鬥爭的人們，將他間或有過的「革命性」的殘餘却溶解於花天酒地之中，違反資產階級道德禁條的

愚俗的撒尼就成爲這些磁化的「知識份子們」愛戴的英雄——思想家了。維爾畢拉的最庸俗的小說——「幸福之關鍵」就成了百通經，並常常被他們讀到「破碎」。而最反動的德國哲學家奧頓·維尼赫爾的『兩性與體性』一書，就成了人們無數辯駁和經常爭論的對象了。

文藝市場上充滿了混亂風化的鄙下作品，花天酒地慾火瘋狂的文學便來愚化青年的頭腦。

我們所講的那部分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曾由於那些國內與國外的「思想家們」與「自由戀愛理論家們」時髦發現而沉於狂醉了。

在思想紊亂和性慾放縱的歷史上，罪犯和自殺的相當增長，即是這種思想上反動的自然結果。這些知識份子中的半數女性，比任何人都遭受了更多的摧殘，她們對時髦的道德論點，採取了過分的輕信態度，她們隨着不可避免的自然結果，犧牲了一切。由於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她們簡直成爲命運的了。

醉心於著名的自由戀愛的痛苦教訓，就是這樣，「自由戀愛」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永遠宣傳的，不過有時或多或少地採取掩蓋形式出現罷了。

列甯曾指出俄國實踐中的這些不良現象，列甯提起伊·阿爾曼注意「文學與

生活」，因為在「文學與生活」中更能給這「自由」的資產階級實質以恰當的證明，而資產階級的太太們，對這種自由確曾極少宣傳過。

列甯再三的要伊·阿爾曼注意這個敵對思想的階級實質，並指出必須用無產階級的觀點與之對立。

列甯認為：伊·阿爾曼因為對愛情問題的觀點原則的不明顯性，和準確性不夠，因為她忽略這種真感覺在階級社會中的改變，於是敵視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便能夠按自己的意思來解釋小冊子中的不明顯處，便能够在工人面前來曲解書中的意思，甚至能夠激動工人，使工人害怕，認為這個思想是別人的。

在列甯這些恰當的預告裏，說明了他經常關心到思想與行動的明確性和一定性，他認為這點是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工作與教育工作勝利必須的條件。

當伊·阿爾曼批判到資產階級的婚姻時寫道：「那怕是頃刻的熱愛和接觸，都要比夫婦的「無愛之吻」更富於「詩意和純潔」。」（鄙賤和最鄙賤的）

列甯斥責伊·阿爾曼這些提法之非邏輯性，當然「無愛」的夫婦之吻是鄙賤和污濁的，但有什麼值得與他比較呢？「你有熱愛之吻嗎？」阿爾曼以「頃刻的熱愛」是與「無愛」之吻來對立，其實這仍是無愛之吻不過只在於頃刻罷了。

列寧則反之，他作出下面主要的立論：「把無產階級的、有愛情的自由婚姻與市民——知識份子——農民的……下賤和污濁無愛之婚姻對立起來，豈不更好些嗎？」（我的等級——弗·克）

列寧在這個立論中，關於家庭關係性質問題，包含着深刻原則的方針，完全適當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與社會主義社會利益。

存在着買賣式痕跡的資產階級的婚姻，已因上述原因而本身就隱藏着不穩固成分。在社會主義之下，婦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與男子完全平等；在社會主義之下，爲婦女造成了物質上獨立和從「關心小事」解放出來的條件。因此，男女關係也獲得了原則上不同的性質，在社會主義下之結婚和渡日，只有在兩性間存在着愛情和自然的性誘力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同樣在他們中間要存在着思想、政治觀點的共同性，與文化利益的共同性，合理的愛護和關心子女，教育新的人力，百分之百的稱職的共產主義建設者，這都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結婚的特點。這種結婚與鄙賤的、污濁的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真有天地之別。

在基於愛情的無產階級自由結婚裏，列寧很客觀地添加了這些思想，因爲列寧是往前想，列寧認爲這種結婚形式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下婚姻形式的預示。

因此，列寧便譏諷和評論伊·阿爾曼的「頃刻熱愛——接觸」，他向作者提議：

「爲了通俗的小冊子，把無產階級的有愛情的自由結婚與市民的——知識份子——農民的……鄙賤和污濁的無愛之結婚對立起來，豈不更好些嗎？」（要添上：假若你已經一定願意，那末頃刻的接觸，熱愛，也可以污濁與純潔之分的）列寧提出頃刻的接觸，純潔與污濁的這是特殊現象，是個別情形，這當然是可能的。但事情並不在於「特殊」與否，可以研究這題目：「結婚之污濁接觸與頃刻接觸之純潔之特殊和個別性」，這個題目應從小說中（因爲那裏一切中心都在這個別情況中，都在對這個問題形式之性質與心理底分析）找到解釋，列寧會這樣指正——可是這小冊子裏呢？！

接着已提出的問題來講，列寧指出，主要的還在於對這類個別現象的研究，而在於無產階級有愛情的自由結婚底處置。列寧說了這樣處置在於鄙污的無愛情的資產階級結婚對立上說，是非常必須的。

列寧曾指出無產階級自由結婚必須是有愛情。這一指示，恰恰反映着這樣一種男女關係的健全性質，而這樣健全性質，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就在無產階

級隊伍裏面已形成了。

因此，那些把各種離婚形式——最易反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結婚的特質的離婚形式，當作自己最愛之物的各種各樣頃刻接觸的煽動描寫，充滿了文藝市場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對於無產階級幾乎根本沒有提到，這並不是偶然的。

甚至資產階級的寫實作家——佐列，企圖描寫無產階級的家庭，比如在「勞動」這本內容裏，他曾機械的搬運了墮落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正是他在描寫馬卡洛夫的資產階級家庭所表現過的。但這個在客觀上已經是不實際了。（註）

（註）本節結尾，不幸中途遺失，原擬再找原稿加以補充，但一時找不到，只能待再版時補充，特向讀者致歉——編者。

幾年以後，已經是在完全另外的環境中，列甯必須重新注意到愛情，婚姻與家庭等問題。

偉大十月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勝利，消滅了婦女與男子在政治上、經濟上與法律上的不平等，並且在一切社會——政治活動的領域裏，在一切勞動的部門中，在一切創造的範圍內都給婦女打開了道路。

蘇維埃關於結婚離婚底法令，將婦女從對於男子法定的卑辱的依附地位解放

出來，並且把婚姻關係定為自由的，同時蘇維埃政權更着手實現各種辦法，以保護母親與乳兒。

這就是給新的真正人的男女關係造成了條件，愛情，則視為人類的感情，它從對於物質的依附下解放出來，它從婦女在法律上的無權地位下解放出來，它從資產階級謬論下解放出來。

斯大林同志在分析女集體農莊莊員的地位時，曾這樣的指出婦女在新的蘇維埃家庭中的平等權利：

『只有集體農莊的生活才能消滅不平等和使婦女站起來。這一點，你們自己都知道得很好。集體農莊實行了勞動日。但什麼是勞動日呢？在勞動日的前面，不分男女，大家都是一樣平等的。誰勞動得多，誰就多領工錢。這裏不管父親或丈夫都不能再非難女人，說他養活她。現在的婦女，只要勞動，她就可以得到勞動日，她自己就是主人……』

集體農莊的勞動日，解放了婦女，使她成為獨立的，今天她的工作，已經不是未嫁以前為父親做的工作，也不是出嫁以後為丈夫做的工作，而首先是為自己做的工作。這就是農婦底解放，這就是集體農莊制度，這個制度使勞動婦女與

切勞動的男人完全平等。』在蘇聯新的男女關係形成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它曾經遭遇破壞、動搖和困難。可惜得很，這一切直到現在都還未能完全克服。

蘇聯有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不能忍受資產階級的法律和資產階級的虛偽所限制，可是他們也還未能為自己鍛鍊出共產主義的相互關係的必須的標準，於是他們便投到另一個極端，在家庭和愛情問題上，除了狹隘的自我需要以外，不承認任何其他利益。在生活上和家庭中，把「我」看成是高於一切的，純粹個人的低級願望，時常忘掉了個人與社會底一致，忘掉了對方的利益，忘掉了對子女底責任，忘掉了對集體對社會底負擔。這正說明了人們意識中資本主義殘餘的力量。

在新經濟政策開始的幾年，因為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份子某些方面的活躍，各種各樣資產階級與無政府主義的「戀愛自由」的理論就掩蓋於「超革命」論的紗帳底下復活起來。

有些青年，還沒有了解「戀愛自由」觀點的真正實質，於是被「戀愛自由」的偽革命性所誘引，開始來熱心地主張這種偽真理，彷彿愛情只限於性的關係。

這種『理論』主要是散佈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同路人』中，而無產階級

的隊伍內是根本對它仇視和敵視的。這些「理論」的自願宣傳者……他們也和一切性交時的瑣聞奇事一樣地不少——努力宣傳在單純的赤裸的性慾基礎上的青年男女間輕浮的偶合。那些在第一次與某男青年相遇時拒絕了他的要求的女孩子，就要被戴上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頭銜。有些青年如果對於一個自己最愛的女子發生鄭重的和深刻的感情，則被稱之為下賤鬼。而那些把愛情變成為各種嬉戲的和像蝴蝶一樣輕易由一朵花飛到另一朵花上的人們，被看是「進步的」人。

列寧與克拉爾、蔡特金的談話中，曾指出過這種放蕩無理的事實：

「青年們在兩性生活問題上已改變了的關係，當然，在原則上似乎是依據於理論。很多人稱自己的立場是「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他們真在想，這個問題就是這樣。我是老頭，我不怕這些，雖然，我最少是一個豪昧的道士，但對於所謂青年（時常也有成年人）的「新的兩性生活」我滿可以常常認為是純粹資產階級的，認為是慈善的資產階級的學院底異樣表現。所有這些與我們共產黨人所了解的戀愛自由沒有任何相同之點。當然，你知道，那個有名的輿論——彷彿到共產主義社會時，人們的性慾滿足和愛情要求，能這樣簡單和輕易，好像飲一杯水似的。由於這個「杯水」理論，我們的青年都瘋狂了，簡直是瘋狂了，這個

理論成了很多男女青年的壞命運。（蔡特金著：「列甯底回憶」一九三三年俄文版七十六頁）

迪：特別當有人彷彿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時，則更加激憤了列甯。

黃：『列甯說：我認爲有名的「杯水」理論，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並且首先是與社會對立的，……當然，渴望要求滿足。但是，一個正常的人，在正常的環境裏能夠走到街頭的泥坑裏來喝髒水嗎？或者到那會用着幾十人嘴唇的杯子上來喝水嗎？可是，社會這方面是更重要的，喝水的確是個人的事情，可是愛情中參加的是兩個人，由這裏又產生第三個，即是新的生命。這裏強調社會利益，即是他產生對於集體關係底義務。』（同書七十七頁）不管給伊·阿爾曼的信中，或者和蔡特金的談話中，當談到愛情和家庭問題的時候，列甯都是首先看到他們的社會性方面，在兩次的發揮中，我們都不難看到列甯的觀點的澈底性。在與蔡特金的談話中，列甯堅決反對『偶合』並且主張建立基於長期愛情和友誼的、鞏固的、固定的家庭關係。

列甯說：『共產主義不是要人們去修道，而是要給人們以愉快生活和勇氣，並由此以引起充分的友愛生活。可是照我看來，現在常看到的兩性生活，不是給

人們以生活愉快和勇氣，而是相反的，減少愉快和勇氣，在革命當中，這是污穢，簡直是污穢。」（同上書）

列寧的這個論點，是深刻的根據於現代自然科學的。

因此我們就可以再少的講一些。

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理學上，關於性的職能問題怎樣說的？

現代的內分泌學（關於內分泌的學說）指明由於性交中卵子和精蟲之結合——女人之卵子男人之精蟲——性的分泌也就分泌於內分泌線，它大大影響着整個機能的生活力。內分泌是司助於最重要的神經系。性分泌的衰弱與停止，通常與人之衰老成正比的。

在性生活過度的條件下，會發生什麼現象呢？性分泌線的過分工作，必然引起分泌線的早衰，同時也妨礙其他分泌線底正常工作，結果就會影響其他器官和消耗它的工作能力。

我講到過度性生活的害處——能够早期衰弱生活力的時候，對於兩性關係上的這和生理方面底影響，是不應該不顧及的。

列寧說：『革命要求羣衆要求個人將力量集中起來緊張起來，革命不允許那

種身體像頹廢了的男女英雄安奴操那樣的身體。性生活的無節制，這是資產階級的，它是資產階級崩潰的象徵，無產階級是上升的階級，它不須要陶醉來麻痺它或叫醒它，它不須要性生活的無節制，不須要酒精的陶醉，它不敢也不願意忘記資本主義的罪惡、污濁和野蠻。它以高度自覺性來看本階級的地位，爲共產主義的思想而鬥爭，它須要明確、明確再明確。因此我們再重覆一遍，他不應當給力量以任何的衰弱，任何的浪費和消滅、自動享受，自動紀律這不是奴隸。他們是愛情中同樣不可缺少的。』（同書七十八——七十九頁）

列甯的思想是完全服從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目的，連兩性關係問題——這問題不算大的現象——列甯都用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利益的觀點來估計，在這方面，他給了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以天才的歸納。

「性生活中的無節制是資產階級的，這是崩潰的象徵，」列甯的這個結論，是依據於卓絕的歷史知識和剝削制度社會的實質而得出的，是依據對美麗外殼的資產階級偽道德的傳染病底天才認識而得出的。

有些學者爲了解釋和辯護資產階級集團裏統治者的淫亂，曾憶想出一個狡猾的理論來證明人具有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本質，按照人的本性來說，兩性情感

大是不能忍受固定及單純性的，彷彿用這些理論便可以給那些常常改換愛情對象的和主張頃刻接觸的人們的偏向以解釋。

這些僞科學的、反動的亂言也被那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以做爲那種任性的兩性關係的『基礎』。這種情形，在蘇維埃制度的初期會存在於青年與一部分成年人中。

應當堅決地駁斥關於人具有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本質的亂言，駁斥關於『頃刻接觸中爲着最寶貴的愛情』的心理要求底亂言。

這種理論對社會主義更爲有害與不可允許，在這個社會裏消滅了對勞動者的剝削，每一個勞動者都獲得了發展體力與智力的一切可能。正是社會主義才給男女間的愛情，以一貫被共同的文化發展和思想發展所振作的愛情，被趨向圓滿底意志所振作的愛情造下了一切條件，以便使它帶有經常的性質，以便成爲全體的感覺，成爲夫婦間豪勇與快樂的根源，以便使『愛情的熱烈與持久性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愛情的停頓或絕裂的時候對於雙方都是大的（如果不是最大的話）不幸。……』（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俄文版一〇一

無產階級的真正相愛的自由結婚，正如一九一五年列甯所寫的，或用現代的話來說：『社會主義的真正相愛的結婚，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所稱贊的男女兩性間關係唯一正確的基礎。而關心建立強固的、社會主義的家庭，這正是此種方針的自然果實。』

有些偉大聰明的『理論家們』看到家庭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私有制度的第一個細胞，便得出結論——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對家庭的需要在減少着，關心子女的責任完全由社會負擔。這些『聰明人』認為家庭在社會主義社會下便開始衰亡。像這種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下的家庭衰亡的『理論』，在它的傳布中特別為人民的敵人所利用，這種理論對馬克思——列甯主義是最含有敵意的諷刺，並且按實質它是最深刻的反社會的極有害的理論。

我們對家庭的關係應該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應當鞏固社會主義的家庭。

結婚的自然結果就是生育子女和對子女的教養。甚至於在共產主義的第二個階段，那時社會可以完全負擔對於兒童的體力、智力和道德發展的一切關注，可以解放父母對子女底瑣碎的重擔，可是不應當認為父母的作用只限於生育而對更大的需要就沒有了。

一夫一妻制不僅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而且在共產主義社會也存在。夫婦間與夫婦和子女間的關係將完全由物質的依賴之下解放出來。但是家庭組員（以他們之間的親近鎖鏈所聯繫着的組員）的思想接近和父母與社會一起參加對子女的教養是毫無問題要保留着的。

當然，這種家庭之間的思想接近，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血統接近，不會有那種資產階級家庭與社會對立的現象。

現在，就是說當我們已經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家庭關係根本改變了。當然，我們還未能完全消滅兩性問題的放蕩，還未完全消滅對婦女對兒童的輕視，還未能適合於社會利益而把家庭關係的對立現象完全消滅。但這不是主要的，這不是象徵蘇維埃社會，基本的和主要的是社會主義家庭不斷鞏固的過程。數目字是很好的證明。離婚的數字在蘇聯，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三六年減少百分之三十五點八（蘇俄減少百分之四十二點三，烏克蘭減少百分之三十四點七，在別洛羅西亞減少百分之四十四點一），而結婚的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三七年增加了六萬四千八百次。一九三六年關於禁止打胎擴大建築產兒院、托兒所、牛乳廚房和幼稚園的法令，關於幫助子女多的家庭的法令（一九三七年給這種家庭的錢達一

萬萬盧布以上)——所有這些都是鞏固社會主義家庭的辦法，社會主義的家庭不擔心任何『黑暗之日』，并非非常自信的盼望着未來！鞏固社會主義家庭的這種過程將能完全消滅在勞動羣衆生活中有害的資本主義殘餘。

最近幾年我國在男女關係上確實有了進步。由於物質生活的改善，由於因此而使勞動羣衆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相當提高起來，基本上在消滅着過去兩性關係的不鞏固性，而正在鞏固着社會主義的家庭。

在形成人與人間的健全關係上——根據他們之間的愛情和互相尊敬——列甯和斯大林黨的教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蘇聯人民的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給了一切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放蕩以極嚴厲的打擊。

可是要以爲現在已達到的成績就可安心，那還太早。直到現在，在愛情、婚姻和家庭問題方面都還存在許多不良的現象，由資本主義包圍、扶植的人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殘餘，在生活問題上特別堅固和長壽。

人民的敵人，特別在青年中宣傳一種錯誤的『理論』，說生活不依服政治。敵人想用道德的墮落，飲酒和性的放蕩來使政治上不堅定的人脫離正確的政治立場，而這種辦法有時確是生效的。

甚至現在，雖然已經不是那樣嚴重，但那種道德上的不堅定和資產階級的傳染在一部分蘇聯人民中間還存在着。

時常還有那種跳舞場上、電影院裏或快樂的集會，偶然相遇即結合的輕浮行為，因為一瓶酒即迅速去登記結婚或離婚，雖然離婚的數目大大的減少了，可是上述的事件還存在得不少。

蘇維埃國家能够在物質生活上保護離棄的母親和小孩。我們國家的人民有『斯大林憲法』來保證他們的勞動、休息和受教育的權利，婦女在物質上能這樣獨立，不需要國家的幫助。可是使這個婦女解除精神上的孤寂和離棄之情是非常困難的，由於她知道不可能由父親處要回他的孩子，而這種孤寂和離棄之情是很久不會離開她的。這種經歷給婦女以極大的痛苦。

有些人會反對我們說：在社會主義之下婚姻是建立在相愛的基礎上的，假若愛情在一方面已經消失，那末還能不能強制這種實際上已無愛情的婚姻繼續下去呢？這是不是破壞蘇維埃政權法令的規定，而列甯曾堅決擁護過的婚姻自由權呢？

不是，根本不是。

離婚權的保護是革命的偉大收穫之一，這個權利由宗教、法律和經濟的依賴之下將夫妻關係解放出來。

離婚自由鞏固着社會主義的家庭，因為他證明夫婦的結婚不是強迫的、而是自願的。列甯說：『事實離婚自由並不是「破裂」家庭關係，相反的，這是在文明社會裏，唯一可能的和穩固的民主基礎上的鞏固家庭關係。』（『列甯全集』俄文版卷十二，四四八頁）

不要以為將來在愛的問題上，就不會發生失敗，灰心和家庭的紛爭。可是這種現象會是極少的，那時對離婚的採用是萬不得已的。這不僅是個人利益的要求而且也是社會利益的要求。父母的非正常關係也反映到子女身上；家庭的吵架是最壞的教育工具。在這種條件之下，離婚的實行『不但對雙方都好，而且對社會也好。』（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俄文版一〇八頁）

爲了把離婚的數字減到最少數，對結婚必須採取最鄭重的態度，現代的新的人們是不會也不能基於頃刻和偶然的相會而結婚的。當他們懂得建立強固的健全的家庭底社會重要性時，當他們互相間有很好的了解，彼此間知道觀點，利益和習慣時，他們才能確信，除了肉體愛以外，他們還和共同的政治觀點有關係，

與共同的利益和要求有關係。

夫婦間感情冷淡和分裂的大部分原因——甚至當感情還未壞到離婚程度的時候——都是由於結婚以前雙方的了解不够和夫婦間思想——政治上和文化水準的不同。這種分裂也常常是因為丈夫把一切家庭瑣事都放到妻子的肩上，而自己不願意與她分擔一部分，更不幫助自己妻子文化的發展。在生活過程中，有時丈夫發現自己妻子的落後，但妻子還不懂得他的已經提高了的要求和利益。

我們國家的絕大多數家庭紛爭的原因不就是由於這些嗎？

當然這不能包括各種各樣個別離婚的原因，不穩的、動搖的夫婦關係常發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即結婚的雙方都太年青的時候，他們的觀點和方向都還未固定，學習未完結，有時甚至身體的發育還未完全，這種早婚既妨礙工作，又妨礙學習，時常是夫妻之一方——一般的是妻子，必須脫離學習和社會工作，根本關到狹小的家庭範圍內，這只能使感情惡化，幸福完結，使家庭關係分裂。

也有這樣的人，結婚是爲了經濟的供給；爲了住宅問題追求某個負責的工作人員。

青年們不應該忘記，我國的婚姻制度，不是利用離婚自由可以很快分散的經

濟交易與偶合，而是以互相敬愛爲基礎的極嚴重的步驟，其鞏固性在結婚前就應該有長期的考察，只有互相很好的了解很好的考察後，才能進行這個以個人和社會觀點出發的人生中極重要的步驟。

當講到必須與那些對生活和家庭採取舊習慣的分子作鬥爭時，也不應『過火』，不要用中世紀修道觀點來觀察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應當生活得很好，很健美，應當勇敢地給人們指出他們的缺點，但是不能要人們來禁慾，假若他們在開始改正和正在消滅自己的缺點，不再重復他們的錯誤，那就不應該進行不必要的誹謗。假若有人經過了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現在開始建立鞏固的家庭，就應該幫助他來鞏固。不要忘記人們的發展不是與日而是與時俱增的。

家庭衝突的主要原因，多半是根源於人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殘餘。用激烈的鬥爭來反對這種資本主義帶來的醜『痞』，用耐心的堅決的共產主義教育，我們是可以去掉這種『痞』痕，可以消滅家庭的不和，現在在蘇維埃的國家增長着和鞏固着新的社會主義的家庭，在這個家庭裏夫婦之間，完全由互相愛護、共同的思想觀點、友愛、互相尊敬和爲社會主義祖國工作等所聯系着的。

拉郭德、卡節呂尼考夫、高洛包夫等人的家庭及許多其他人的家庭，是社會

主義社會的鞏固細胞。這些家庭教育了堅定的蘇維埃的愛國者，社會主義裏國家的忠誠的勞動者，在這些家庭中培養和發展着未來的積極的自覺的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者，將要代替我們這輩人們的特點：他們的心理、聰明、意志和性質。

這些家庭的主要幸福，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幸福的實踐，是由物質和精神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親密和相愛的感情。

培養和鞏固這種感情，和在這種感情的基礎上建立鞏固的社會主義家庭，這是列甯的遺囑之一，這是對勞動羣衆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共產主義道德所要求的。

——林
納譯